

兩垣奏議
西臺摘疏
伯仲諫臺疏草
敬修堂鈞業





兩垣奏議

逸中 立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靈

種三他其及議奏垣兩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章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兩垣奏議一卷。明遠中立撰。中立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書凡奏議六編。皆中立爲給事中時所上。以歷官吏兵二科。故稱兩垣。其中論公用舍。論修史用人。及論會推閣臣三疏。本末略具。明史本傳。蓋中立以是三疏。一忤旨停俸。一見忌輔臣。一被貶外授。故明史具錄於本傳。其請罷織造。論倭患。及請停例金三疏。雖事不施行。然亦皆錚錚不阿。無愧封駁之職。不得以卷帙之少廢之矣。舊本附刻中立所作周易劄記後。今旣分隸四庫。則列於經部不倫。故析出別著錄焉。

兩垣奏議

明 遼 中立撰

論公用舍疏

臣惟朝廷有用舍之權。而天下有是非之公。用舍合於公。則人服而議論自息。用舍不合於公。則人不服而議論日滋。故曰王道本乎人情。自古從未有上下異指。大小臣異心。邪正倒置。衆論沸騰。而可以言治者。臣睹近來諸臣相繼而罷者。率多砥行好修。守正不阿之士。如郎中譚一召。疏中所云得罪棄置者六十餘人。臣不敢謂其皆皦然君子。然而爲君子者多也。而偶以一事固執。一言觸忤。遂令其牢落下僚。陞伏田間。壯志紆而不伸。忠猷蘊而未竟。此臣所以深爲諸臣惜也。方今中外多故。苦無任事之人。而今被斥諸臣。雖位有崇卑。才有偏全。皆國家所作養。生平所砥礪。今不使之爲國家用。而反令藉之以成其私名。致感時者有憐才之嘆。司銓者有乏才之憂。此臣所以深爲世道惜也。夫諸臣有以爭國是而去者。有以詆輔臣而去者。又有以申救株連。疑及輔臣而去者。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而輔臣王錫爵之自解。亦曰有主上親筆。臣謂罷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主上去邪之明。卽擬自開臣。正大臣爲國之忠。若罷者果正人也。出于閣臣之稟擬。而有心斥逐者。爲妬賢。出于主上之裁決。而不能匡救者。爲竊位。彼職贊密勿。身膺隆眷。不補牘力爭。而坐視忠良屏棄。讒佞鴟張。雖間有揭救。然而諸臣之擯斥者如故也。大臣以人事君之道。恐不如是。故臣又深爲輔臣惜也。今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言者罷而論者愈多。

論者多而輔臣益不自安。卽如高攀龍一疏。惓惓爲國惜才。卽部院大臣亦許其願忠之心矣。中外諸臣亦多爲之申解矣。孫繼有譚一召之疏。不無過激。而扶正抑邪之言。不無可採。陛下重罰二臣。以謝輔臣。二臣罰而輔臣能自安乎。臣聞防口甚于防川。聖如虞舜。猶察邇言而用之。況泰交一疏。輔臣不以淹棄諸臣請乎。陛下以心膂托輔臣。則何不行輔臣之言。從中外臣工之願。明諭吏部。于先後廢謫諸臣。隨材錄用。以示大公。則君有容直臣之名。臣無敢言之譽。國家收多賢之益。廟堂無處分之煩。衆囂自息。輔臣自安矣。宋劉安世曰。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爲社稷計。程顥曰。朝廷不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釋羣疑而收人心。莫要于此。然臣又有言焉。留都銓卿以沈鯉推而不用。尙寶司丞以李懋檜補而不允。至于鄒元標慷慨大節。海內屬目。而不能一日立朝。夫以陛下寬仁。獨不能容一二直臣乎。以輔臣見知于主。獨不能爲國用一二直臣乎。端人短氣。正士結舌。清明之朝。不宜有此。輔臣不思竭力叩闕。仰回天聽。以收民譽。而樹令名。而徒忿衆口之叟叟。以歸過于君父。此臣所以義激于中。不容默默也。臣一介草茅。蒙拔眞吏垣。感時效愚。罔知忌諱。伏惟聖明裁納。

請罷太和山織造疏

臣待罪諫垣。竊見傳造太嶽太和山各宮殿頂帳費以萬金。奉旨本山量解香稅銀七千兩。仍命工部補足三千兩矣。又戒諸臣之奏擾矣。夫以供奉明神。而費止萬金。又有明旨之凜凜也。臣何敢復有陳說。第考之祀典。參之時勢。則見織造之命。萬萬可已者。敢披瀝爲皇上陳之。臣惟太和山不列于嶽鎮。元武神

不見于經傳。所云靜樂王太子入山修煉。白日飛昇。皆道家傳會之說。儒者不談。雖我朝剏廟宇。設提督。以崇祀之。然非若天地嶽鎮海瀆等神爲祭之正也。古云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繁則亂。事神則難。而況宮殿帷帳。又供奉之彌文。而非祭祀之常經乎。故織造之可已也。爲國家釐祀典也。東南災沴頻仍。杼柚其空。卽袍服上供。撫臣無歲不請減請罷矣。今又以頂帳之故。嚴行新舊各堂。添設機張人匠。併工織造。手指瘁于拮据。皮肉殘于鞭朴。且吏胥有需索之擾。州縣有徵解之苦。費以萬金。而閭閻所費。又數倍于此者乎。夫以東南凋敝之時。而何忍加之以額外之征輸也。故織造之可已也。爲東南愛民力也。王者爲天下守財。卽財賦殷富之日。猶當加意撙節。而況公私交困。府藏殫竭。昨見主計之臣。謂各邊鎮上半年年例銀共該一百四十餘萬。東那西湊。尙少一半。若太和山宮殿頂帳。何益于神。而出帑金以佐之。雖曰數止三千。然一銖一兩。孰非赤子之膏脂乎。是何取盡錙銖。而用若泥沙也。故織造之可已也。爲帑藏惜財用也。方今徐淮兗豫之間。千里一壑。積骸盈野。此離之狀。愁嘆之聲。慘目悲心。有不忍見且聞者。昨河南撫臣張一元之疏。可見矣。天下之患。莫大于下有疾苦。而上不收卹。乃日者科臣王德完爲民請賑疏。兩上而不報。今頂帳無益之費。近習無稽之言。卽以科臣部臣執奏而不允。此臣之所未解也。臣謂太和山之香稅。積之徒以供內臣之乾沒。推之可以救中原之捐瘠。織造之萬金。以爲頂帳之費。則曰不經。以爲賑濟之資。則曰德意。臣又查萬歷十四年。以山陝等處災傷。發帑金三十九萬。十七年。以江南等處災傷。發帑金三十萬兩。遣官分賑。今中原災傷。不減于曩時。而賑卹之惠。反嗇于曩時。皇上爲民父母。忍視

數百萬生靈嗷嗷待斃而不爲之拯救者乎。伏願亟停織造之命。卽以太和山香稅銀一萬兩。并再發內帑銀二十萬兩。遣廉能之官。宣布德音。大霑皇仁。以示聖天子軫念災民之意。則罷不經之費。至儉也。宏賑卹之恩。至仁也。廓轉圜之量。至明也。皇上何憚而不爲此。然臣又有言焉。京師者。四方之極也。今都門外宮觀之侈。丹堊輝煌。旛幔之飾。綦組絢爛。而委巷小民。至傾貲破產。以修庵觀。而供齋醮。異說之惑世。誣民甚矣。皇上又復括已盡之財。剝窮民之脂。以供宮殿帷帳之飾。則何以禁止愚民。風示四方。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明正道以息邪說。惟聖明留意焉。

論倭疏

自倭寇未靖。而請封請貢之說興也。中外諸臣言者甚夥。其揣情形。析利害者。亦甚備。雖三尺豎子。亦知其不可矣。臣卽再陳設。亦不能加于諸臣上矣。顧是說也。宋應昌始之。顧養謙成之。本兵石星力主之。沈惟敬密計於倭寇。劉黃裳昌言于朝。請封易而爲請貢。請貢易而爲開市。開市易而爲和親。頃又專易請封。業已奉有明旨矣。臣竊惟貢不可許。而封亦不可許也。是東征諸臣誤本兵。而本兵因以誤國也。臣始不能無言也。臣聞忠臣之謀國也。爲國家計。不爲一身計。爲久遠計。不爲旦夕計。自倭寇狂逞。盤據朝鮮。我皇上宵旰憂勞。爲之遣將出師者。旣一年餘矣。蹂躪我屬國。戕殺我士卒。糜費我金錢。是中國仇也。而臣子之差也。今不思滅此朝食。而反欲寵以封號。金冊銀章。赫奕島外。此可令四邊見乎。以國體論。則倭

不當封。昨見朝鮮疏中有云：倭寇築城蓋房，運糧練兵，陽退而復進，假和而逞兇。倭之情狀，亦可槩見。而當事者以爲難憑。日夜催促表文，以冀了事。目前臣未聞空言可以畏敵，表文可以守取。卽稱臣稱貢，禮卑言甘，臣之所不敢信也。以倭情論，則倭不必封。倭俗狙詐而狼貪，聖祖絕其貢，不與通，著之爲訓。沿海設備，嗣是屢貢屢犯。至嘉靖間，東南之慘極矣。世祖赫然用武，一大創之。而有三十餘年之安。今無以制其死命，而以封爲羈縻。彼關酋雄長海外，卽稱帝稱王，夫誰禁之。而乃遣數十萬之師，犯我屬國，丐此虛名也。勢必請封請市，要求不已。我不能拒絕于今日，而安能拒絕于異日。啓奸民勾引之端，開外國窺伺之門。爲國家患無已時。以利害論，則倭不可封。此其事之可否得失。滿朝臣工知之，朝鮮知之，而何當事者以冥冥決事。不曰選將，不曰練兵，不曰沿海修備。而今日議封，明日議貢。倭盤據于釜山，爲攻取之計。我冀望于僥倖，爲苟且之謀。倭以款要我，而操術常行于款之外。我以款自愚，而智慮常陷于款之中。排盈廷之公論，損戰守之長策。沮忠臣義士之氣，爲逃責議功之資。此人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旦夕之謀，非久遠之計也。豈不羞朝廷而汗青史哉。臣謂倭款不能，則戰守之計不決。戰守之計不決，則釀禍將來。貽憂君父，異時追尤首事。卽斬諸臣之頭，不足以謝國事矣。且皇上獨不見西事乎。當互市之始，豈不藉口羈縻，得以息肩飭備。而今邊事廢弛，將士之愒，不可收拾。識者恨之。今日又欲襲其故智，以爲退倭良策。尙可謂國有人乎。伏望皇上深思倭情之叵測，收回許封之成命。明諭尙書石星、總督顧養謙、閉關謝使，一意守禦。毋推諉避事。毋因循養亂。毋狃一時之便，而貽後日之悔。侍郎宋應昌、郎中劉黃裳、併亟賜

罷斥。仍正其欺罔誤國之罪。則內外遠近。瞭然知上意所向。在于安攘大計。孰不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所謂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倭何足慮哉。

論修史用人疏

先該輔臣王錫爵題請纂修正史。起原任詹事劉虞夔充總裁官。輿論嘖嘖。以爲非人。臣曰。是輔臣援所私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也。方具疏參論。旋聞同官業已上請。竊謂輔臣必聞言而悔。滌心而聽。則臣可無言矣。既奉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參駁。孰爲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臣仰見皇上深居大內。留神章奏。采公論于外廷。付定議于部院。而毫不以成心與也。繼而思曰。是出于宸衷之主裁與。則呂坤保薦事在往年。猶然簡在聖心。虞夔何人。而當此隆眷也。抑出于閣臣之稟擬與。則是以桃李之私情。謬相推引。而今何假呂坤之一薦。以自文也。臣請得而畢其說。撫按之臣。鎮緝一方。境內士夫。所改容而禮者也。非巨奸豪宦。不以列彈章。其薦人也。不得不寬。廟堂之上。提衡天下。宇內才品。所懸鏡而別者也。非宏才碩望。不以辱弓旌。其用人也。不得不嚴。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起用。必詳核其官評。試查各處撫按所薦舉地方人才者。能人人而用之乎。彼虞夔生平具在。去歲拾遺疏中。眞士類所不齒。聖世所不容者。不卽罷斥。已爲漏網遺奸。此固滿朝公論。輔臣獨不知乎。知之而何故復用之乎。夫用虞夔也。爲得意門生而私之也。私虞夔而借明旨以塗天下也。借堂官以箝臺臣也。則黨護之心化而爲機械。儻皇上試召輔臣而問。不知輔臣何詞以對。且今天下多故。需人甚急。廢謫諸臣。無

賜環之日。中外士紳。日夜望輔臣補牘力爭。今未能進一君子。而先進一邪臣。輔臣又將何詞以謝天下乎。伏乞明諭輔臣。以後用人。當秉公心。勿植私黨。以後擬旨。當持大體。勿挾私見。則國家之休也。亦所以成輔臣之令名也。臣再惟修史鉅典也。必博訪名流。廣招俊士。前輔臣疏。有欲取之別署。取之外僚。取之閒廢。取之山林。隱逸。而必曰文行兼優。又曰行義無虧。然邪媚如虞夔者。首與總裁之選矣。第恐天下之爲虞夔者不少也。汙行無節。徒飾浮華之詞。夤緣干進者。亦不少也。儻誤蒙收錄。則修史之典。適以啓邪臣奔競之途。而開小人仕進之竇耳。卽掇英摘藻。何足以昭法誠。而垂萬世哉。復望諭輔臣及吏部。嚴行諮訪。務求端方直亮。博聞有道術之士。毋得濫及匪人。以汙清朝盛舉。則仕路肅清。而國史可傳不朽矣。

請拔淹滯停例金疏

臣待罪諫垣。伏睹陛下寤寐英賢。軫恤民瘼。邇者如孟一脈沈鯉。屢推不允者。今擢用矣。覽科臣所上中州饑民圖說。惘然動念。發帑金。遣官賑救。至宮闈之內。亦捐金佐之矣。大小臣工。莫不踴躍而頌曰。陛下天地之量。而堯舜之心也。顧臣見近來請用廢謫諸臣。連章累牘。留中不下。夫今天下多事。正當廣招俊乂。搜羅巖穴。而諸臣者。往往以戇直蒙譴。其抱效忠之悃。具可用之才。甚多也。一列擯斥之籍。永無登進之階。是陛下之量。猶有未廓與。臣謂天地之生才實難。國家之需才甚急。諸臣不及時錄用。恐歲華相催。精神意氣漸墮。是清朝有不盡之才。而正人有後時之嘆矣。且銓臣爲陛下用人也。尙書陳有年又陛下所特簡者也。以請用司屬。奉旨切責。累疏求去。陛下亦屢降溫綸留矣。夫昇以銓衡之寄。寵以知眷之渥。

則何不推心委任。盡行其志。而乃令其抱牘逡巡。有懷莫展也。伏乞明諭吏部。于先後廢謫諸臣。遇缺次用。隨材序遷。則忠直在列。而國家收多賢之益矣。臣又見昨該雲南撫臣請減加金。未蒙俞納。夫雲南年例金歲止二千兩。萬歷二十年。加至五千兩。是加增之數。反多于原額。旋以閣臣之請。減去一千矣。又以撫臣之疏。而旋增。以計臣之請。復減一千矣。又以科臣之疏。而增。隨減隨增。綸綍不信。非所以重詔令而垂史冊也。臣聞滇南採金。遠涉川峽。風雨瘴癘之所侵。虎豹盜賊之所傷。辛苦艱難。觸目悽慘。是金以千計。而民間所費。與死亡傷夷者。不可勝計也。陛下居高處優。言千則千耳。獨不念供之他甚艱乎。況今緬氛方熾。徵兵轉餉之費。公私殫竭。而又益以額外之徵求。其何以堪。伏乞明諭戶部。令該省止解年例金二千兩。如以爲內用不給。請俯從撫臣之懇。停免舊歲所增一千兩。則約已裕民。滇氓徼再造之福矣。臣再惟近日言及于罪逐之臣。陛下以爲市恩。言及于滇南之金。陛下以爲奏瀆。臣亦豈不知緘默可以自容哉。第念職司耳目。誼切匡正。當此才乏民困之日。而坐視端人。淹于屏斥。窮陬疲于征輸。耳目之謂何。臣之罪且不容于堯舜之世。是以冒昧塵瀆。仰回天聽。惟願陛下以用沈鯉孟一脈之心。盡召逐臣。以賑中原之心。遠徹遐壤。則至仁天壤同流。而聖德古今罕並矣。

請容直臣以勸百僚疏

頃該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于聖怒。嚴旨督責。降處司官。旋以言者申救。斥爲編氓。朝論惜之。臣言官也。諛不能默默無言。臣伏惟陛下念閣務繁劇。簡任輔臣。不卽斷之宸衷。而先付之廷推。以示公也。銓臣

博訪旁搜。疏名上請。公論採之盈廷。可否決于聖斷。非敢專也。亦非敢私也。且威福者朝廷之權也。該部亦不得而專也。予奪者君上之恩也。該部亦不得而市也。以今聖明在上。清議在下。一時臣工。非至愚不肖。誰敢罔上行私。自速罪戾。而況郎中顧憲成者。砥行好修。往以直言獲譴。陛下起自謫籍而用之矣。司銓未久。復遭擯斥。士紳相顧咨嗟。咸謂憲成以直道見黜。而陛下有不容直臣之名。將何以勸任事之心。鼓豪傑之氣乎。夫用舍者。國家之大政也。銓臣者。又用舍人之人也。邇來相繼屏去。不竟其用。孫繼去矣。陳有年杜門求去矣。司官之空署削籍而去者。至再至三矣。今顧憲成又以罪去。前者將竭。後焉不續。人才凋謝。可爲寒心。語曰。察察不可爲。庸庸多後福。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爲太宰。非如徐一禎、謝廷竊、劉希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爲部臣。臧否混并。舉錯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爲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爲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大抵近年以來。君臣道隔。上下異心。上所謂可。而下未必是也。下所謂可。而上未必是也。用舍一憑喜怒。黜罰幾于無章。公議壅閼。繁言滋起。臣謂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正在于此。故願陛下虛心而觀也。然臣又有言焉。會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也。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輔王錫爵之入閣也。亦會推也。蓋特簡與廷推。祖宗朝並行已久。而要之廷推之法。尤自古而然也。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必曰選于衆。今輔臣趙志臯等。不稽古典。不惟遠圖。罔爲牽引。熒激聖怒。即揭救數語。譬之強笑。而神不借來。欲以動聽難矣。方今疆場交鋒。公私耗竭。而嗷嗷思亂者。又十室而九。識者抱厝火積薪之憂。所

幸公道昭白。仕路清夷。宰輔無私人。朝廷無過舉。可以回氣化而收人心。而今時事至此。可爲長嘆。臣職司獻納。冒昧塵瀆。非爲銓司惜一。郎官也。爲國家惜人才也。爲國家惜政體也。亦願廟堂之上。共捐成心。而重爲國體人才惜也。臣不勝惓惓。



西臺摘疏

吳尙默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西臺摘疏

蜀中情形疏

明 元垣吳尙默著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謹題爲奉命按蜀謹據所聞蜀中情形以仰恩軫恤借籌控馭事職濫竽西台一年所矣碌碌班行媿不能勉圖建白以弼主德而匡聖治伏不以職爲不肖於役西蜀夫巡方面按所屬固職之官守耳第按蜀與按各省不同蜀固越在甸服數千里外扼蕃苗而襟夷漢者也按今日之蜀與昔日之蜀又不同今日之蜀固一殘於播再殘於藺家屠戮而戶溝瘠者也播酋犯順殲之而郡邑其土矣傾民力以藉其土又傾民力以固其土而蜀已殫藺酋作難驅之而掃清其穴矣傾民力以空其穴又傾民力以衛其穴而蜀又殫蜀旣疲敵矣賦亦庶幾竄息籌蜀者曰獨不得奢寅父子獻俘執誠以結此一局而猶可幸旦夕安枕也何意貴陽失利喪我師而擒撫臣彼旣再逞於窮蹙之後必難忘情於敗亡之恥彼旣跋扈於新集之衆必不能絕念於故居之士朝廷議兵議餉議督兵督餉之臣遂急黔而緩蜀唇齒相隣安危相倚黔之剝膚禍不在近蜀之震隣患不在遠則以計軫恤於蜀而軫恤急以計控馭於蜀而控馭急矣永寧遵義土城一帶必不得旦夕撤兵寧獨不得撤也且當厚其屯聚而嚴其扞禦時其訓練而遠其偵諜第不知兵何兵也更番漢民之老羸莫必其力借戍夷徼之健兒莫必其心以尺五之虛藉克行間之實伍徒靡供億以烏合之孱衆櫻獸攫之窮寇何當冲擊則屯兵宜議也兵一日不撤必

不能一日無糧。誰輸征而供辦。此則兵燹凋療之遺黎也。自蘭酋發難以來。見征不足。且預征矣。額派不足。且加派矣。三年內已不啻剝肉及心。浚膚及肌。瓶罍俱罄。計無復之。且至寧不有其田地。輕以予人而不得。又寧不有其家室。輕去鄉而莫顧者。則措餉宜議也。兵不能無糧。卽不能無運糧之夫。誰竭蹶而供役。此則亦兵燹凋療之遺黎也。輓輸之勞。跋涉之苦。至四鍾不足。致一鍾。且半奔命殞身於此。而十不得六七返。當事諸臣。於是議舟運。而山川險阻。道理迂迴。舟所不能行者。固多也。又於是議接運。而兵方嚴督於堵截。或難遠離於信地。運之所接者。亦有限也。則輓運宜議也。逆酋窮蹙以遁。固知勢之不支。滅此朝食。無難。獨以此乞兵。彼乞餉。東爲秦廷之泣。西爲魏符之假。勾連族類。以作怒臂之螳。然而狐兔之悲。切相關。犬馬之羈勒有術。此輩雖陰爲犄角。揖以朝廷之威靈。則無不聳。雖間有觀望。激以朝廷之明信。則無不聳。是不可不離散其黨。而黨何以離散也。跳梁者一藺。環三面而窺伺者。且數十藺。曰。改土爲流。蠶食且及我。朝廷車書一統。幅員萬里。何所藉此林箐。以拓我疆土。獨以逆酋不軌。無所逃於天誅。一日渠魁授首。而各人其人。各土其土。朝廷又何利焉。所當明白曉諭。以安其反側之心者也。是在開釋其疑。而疑何以開釋也。黨援者罪在不赦。若帖焉效順。如烏蒙川雅等。皆奉正朔。唯謹者也。此不可不用加獎。何也不獎其恭而效順者。不足明負國者之爲逆也。戮力行間。如邑梅石耶平恭石柱。西陽諸土司。皆衝鋒陷陣。立有功次。此不可不按其功次。亟爲敍賞。何也不賞其忠而效力者。不足明鼠竄者之爲觀望也。是在朝廷下尺一之詔。沛如綸之音。拊緝流離。慰安反側。念此蜀兵蜀餉。杼軸皆空。庚癸頻呼。乞勅計臣。

力爲設處。量行協濟。此亦醫桑之壺餐。而旱魃之涓滴。不則額外之徵。如典舖、稅契、夫馬等項。斷不宜一概科派。復爲削鐵之計。再作焚林之樵。又念衝城犖穴。矢石同嘗。燋爛可念。乞勅樞臣。查明前按臣敍功一疏。凡土司有功可紀者。量爲加銜加賞。以旌其勞。卽地方士民。倡義守城。捐資助餉者。竝與甄別。列之賞格。以作其忠義之氣。而鼓其效用之志。此朝廷勞來寬恤之恩。而亦激勵鼓舞之權。所以收蜀之前局。而不虞黔之後轍者也。臣凜簡書。以按此一方。何以宣其恩而奉行其權哉。察吏而已。何以察吏哉。察吏於安民而已矣。當此瘡痍未起。鴻雁初集。多方體恤。屯兵而不見兵之害。征糧而不見糧之苦。督運而不見運之累。出之湯火之外。濯之清冷之中。所謂仁吏也。廉吏也。循良吏也。亟獎之。弗敢後。當此諸夷連交。窺關號澤。駕扼以法。而不生彼之心。羈縻以恩。而不損我之威。去逆取順。與之休息。所謂能吏也。智吏也。幹濟吏也。亟獎之。弗敢後。不則必不能浮採其赫赫之聲。而漫抑其悶悶之政。必不能毛舉其繭絲之能。而薄收其保障之功。必不能近信其善事。上官巧獵之聲譽。而遠遺其求瘼。下民拊摩之實惠。必不能狗其牆壁之厚。奧援之深。而不一諮於閭井之情。匹夫之口。有一於此。則六察之所不載。而職之所溺也。職陞辭往矣。在巡方則言巡方。巡方在蜀則言蜀。惟嚴行申飭。俾得藉天語之宣布。以寧全蜀之宇。以無隕越巡方之職。則愚臣幸甚。川蜀幸甚。

博採道將之議疏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謹題爲博採道將之議、以守爲攻、以屯爲守、少甦極罷、徐圖善後事、臣之奉命按

蜀也。策蜀者曰：必殄滅逆藺父子，誠而俘之，以獻明天子。蜀之策臣者曰：其庶幾扶瘡肉骨，涖涸噓枯，以俾我殘蜀獲有寧字也。臣於兩者，不能置一對。及臣入蜀，蜀兵之號於臣曰：是且枵腹而陣，滌釜而需。蜀民之號於臣曰：是且鬻子而供，委骨而輸。諸將之爲兵請命者曰：何以應庚癸之呼，而士飽馬騰，以圖大創。諸有司之爲民請命者曰：何以掇彫瘵之衆，而寬徵罷運，以獲息肩。臣於兩者，不能置一畫。蓋蜀之兵連四五年矣，不啻皮毛俱盡，而髓骨皆枯矣。法曰：鈍兵挫銳，屈力殫貨。今日蜀兵之謂也。又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今日蜀民之謂也。今日之蜀，如馬之極疲，而策不前者然。此須時其飲食，息其筋力，則可。而復驅之走塜坂，有立斃耳。又如人之病尪羸，而初起者然。此須飫以梁肉，服以參朮，則可。而復藥石攻之，元氣愈索矣。猶且曰：罪人之未得，蜀局之未結。夫罪人一日不得，則軍興一日不已。軍興一日不已，則餉運一日不歇。嗟此頽尾餘生，羶首子遺，不轉而溝壑，則挺而走險耳。此萬不可再得之蜀民者也。且亦有窺於逆藺之形勢矣。逆會父子，隻然一身，如孤雛弱鼠，誠得而搏之，一壯夫之力耳。第其所憑者，前巖而後箐，所倚者，左狐而右兔。我以千騎萬卒擊之，而不足。彼以一人竄匿之，而有餘。我從鳥道一綫環攻之，而不得。彼從千窟百穴奔投之，而無不可。則此一會者，可以間獲，可以購獲，可以誘獲，而必不可。陳兵方駟以獲，間獲、購獲、誘獲者，可乘機可觀會，可因勢制權，而必不可卒得之。且夕歲月間也。以民若此，以賊若彼，奈何。驅必不可再困之民，追必不可卒得之賊，則莫若退而議守。守者，宿兵也。無徵發，無遣調，無誠於旌旗枹鼓之驚，無虞於雞犬麻桑之擾，而所寬於民者，十之一。守者，主待客也。逸待勞也。

其虛冒可覈也。其老弱可汰也。其兵伍可減也。而所寬於民者十之二三。然而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則未必非坐而制敵之勝算也。永寧一路。秦列之蜀郡。漢收之益部。唐宋以來。稱蘭州。非不毛之地。遵義自永安莊直至附郭。皆平洋膏腴數萬頃。此皆不闢而可田。不墾而可耕也。則莫若羣而議屯。嚴督諸將官。覈所部若干兵。責種田若干畝。比西成各報收穀若干石。足支月糧若干日。如是。則一年二年。可免輓運之苦。而所寬於民者十之四五。三年以後。量徵其稅。以充月餉。而所寬於民者十之六七。且此沃土之區。曾蟠踞之。以爲生聚。以養成尾大之患。曾據其利。而曾叛我。我據其利。而我制曾矣。曾在穴蛇鼠。旁睨而扼我曰。食不繼。兵必撤。兵撤而彼乃可尾其後。若我收利於屯。不掣肘於餉。彼窮蹙子曾。能長作穴中蛇鼠哉。此諸葛武侯所以北伐。而趙營平所以制西羌也。此我自蘇困之術。而正坐困賊之術。自固其圍之術。而正遠壯其猷之術。一時濟變通窮之術。而正百世永賴永利之術。督臣與臣。臣與道將諸臣。嘔血瀝心。百千擘畫。無以踰此。但一時所需牛種器械之資。約費萬餘金。當及時分給之。不能待。又當專設一道。臣駐永寧。帶管下南遵義兼清軍屯田之銜。調兩府廳。一於遵義。一於永寧。而分理之。乃屯政有所責成。而轄制衛所。統隸酋長。亦於焉攸屬。夫牛種之需。督臣與臣。自當設處以給。而立以專官。攝以分理。則在皇上垂念封疆。軫恤彫疲。下部臣而酌議之。非臣所敢專也。此臣區區一念爲蜀請者也。夫寧獨蜀也。今天下力疲於征調。財匱於轉輸。政事縮於補苴。風俗敝於虛耗。在在見不足之形。有奄奄莫能終日之勢矣。及今而挽回之。大約在培命脉。葆元和。而耀威張武爲緩。在固榮衛。綱

隔戶而遠勤遐暢爲緩。在廣收拾。惠安集。而興師問罪爲緩。得此意而存之。榆關之於敵。黔之於水西。皆可佐籌一二也。理合具題。伏乞勅下該部。從長採酌。將屯種攻守之策。專官分理之制。速爲議覆。則天下之所徵藉休息而底定之者。豈獨西南一隅之蜀也。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蚤勦大舉疏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謹題爲撻伐之事任甚重。會勦之機宜已審。懇亟允督臣接濟之請。蚤勦大舉。以奏膚功事。西酋一局。兵連禍結者五年於茲。頃以黔之督臣改而歸蜀。若曰是固能制逆藺之命。以奠安蜀土者也。以熟於料藺者。料水西諸酋。審於奠蜀者。奠西南一隅。不啻西羌之屬趙充國。而西夏之倚范仲淹者。乃督臣亦毅然自任。凜然卻顧。簡大將偏裨而分授焉。期會三省諸撫臣。而八道布置焉。蜀之進兵也。扼諸夷之要害。而三路屯聚焉。故請兵以二十萬。而請餉以百萬。其請兵必以二十萬也。深計逆酋之狐連而免合。狼奔而豕突。非分攻不足弱其力。非合擊不足蹙其勢。固將爲萬全制勝之術。以圖一逞。而請餉之僅以百萬也。則深慮國事多艱。民生如燬。猶不敢什。昔者任事蜀中。兢兢持算計奇贏之苦心。伏讀溫綸下部。卽與措處給發。淵哉聖慮。不忘念西南半壁。而爲督臣計。周且決也。乃該部酌覆。又認認然慮太倉之如洗。而九邊之正餉。常告缺焉。夫國儲懸罄。邊餉時匱。無論司邦計者。抱仰屋之嘆。卽封疆外吏。恤緯之私憂。過計不勝如擣也。第以五六年披猖日甚之寇。欲殄而殄之。自督臣以黔之督撫諸臣。收拾不來之疆宇。欲底而定之。自督臣。此其仔肩何重。而委任何專。重責之仔肩。輕畀之事權。專屬以委。

任。恠假以便宜。將令督臣何以展布四體。握擒縱之柄。而酌勦撫之機。不乃馳騏驥之足。而故繫之。掉孟賁之臂。而故掣之耶。且該部之所以予督臣者。又可疑也。其予之也。以楚未解發之六十萬。又以蜀請留之十九萬。夫楚未解發之餉。果盡以畀督臣。豈不足藉爲調度徵發之資。少佐緩急。乃黔撫臣新任事矣。能悉黔之敵賦以從事。而不一仰給於楚乎。恐彈丸之黔。數年屠痛之黔。勢必不能。則此六十萬者。必不能朝撤楚而夕輦蜀也。蜀之請留各項錢糧。是督臣舊撫蜀時。所乞停起運。以充用兵精餉者也。自軍興以來。允留者五年矣。新撫臣洩任來。日練兵。日訓士。日繕器械。峙糗糧。振頓爬梳。着着精實。以預儲督臣援黔之需。而蜀事又有不止此者。流賊出沒神宣諸驛。則調兵而北。猱番蹂躪小河水進諸堡。則調兵而東。孰非藉此續命之膏。輕重布而盈縮施之者。則此十九萬者。必不能此沃焦而彼潤涸也。名予之。而實無裨於握算。則何益。督臣無米之炊乎。願該部爲督臣深計之也。該部之意曰。駐兵屯種。爲第一義。夫屯種之舉。臣首言之矣。詞臣。寺臣。餉臣。相繼言之矣。卽今黔按臣亦周悉言及之。第此一議也。便於竭蹶輓運之衆。而不便於河上逍遙之兵。便於焦勞徵解之有司。而不便於尅扣虛冒之債帥。遍野皆流離荒蕪之產。而曰無土可墾。滿目皆膏腴潤沃之區。而曰無田可耕。揀其老弱占役之伍。莫非于耜舉趾之夫。而曰妨守妨戰。稽其冒領虛扣之糧。莫非銓鑄未蠶之資。而曰無牛無種。苟非新推二監軍任怨任勞。不憚胼胝之苦。以全副精神。專注之於此。則屯政終成啖畫餅。而士之飽騰何日。民之息肩何日也。此臣不得不從計臣後。惓復剴切責之者也。伏乞勅下該部。亟議所請百萬之餉。以接濟捷伐之用。而又嚴督二道。

臣力行屯種。以甦疲民輓運之苦。則西南四省。所藉覆宇者。無涯量也。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覈敍平蜀功罪疏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謹題爲蜀難旣靖。蘭穴盡掃。謹覈敍文武功罪。以示激勸。事竊惟逆酋父子之發難也。雄據渝城。而渝城恢復矣。攻圍省會。而省會安堵矣。屠略四十郡邑。而郡邑漸次廓清矣。一鼓成泥水之捷。三戰復壽陽之境。五風依故國之都。四隕入新豐之宅。舉皇上舊時之土宇。完完全全還之皇上。斯亦宣暢武功。掀揭殊勳已。獨以官兵進取。忽有江門等處之敗。維時狼子之心。孔熾。螳怒之臂益張。糾結水西烏撒諸夷之黨。連蛇豕以爲羣。鼓煽都都卜昏楊保之舊民。聚蚊蚋而成響。東劫西搆。左衝右突。蓋自建武以至遵義。二千餘里。無不鹿挺險而豕橫突矣。督臣朱燮元。與前按臣張論。晝夜枕戈。嘔心擘畫。會議道將。分布伍路。以爲捍禦。長寧建武二路。監紀則原任僉事劉可訓。知府鄭朝棟。同知段師文。推官胡平表。將領則參遊張邦紘。范繼道。加銜將官潘映奎。王懋官等也。納谿一路。監紀則原任參政閔夢得。副使李仙品。將領則參將林兆鼎。加銜將官鄧懋官。劉養鯤等也。仁合一路。監紀則原任參政王世仁。副使徐如珂。將領則將官羅乾象。薛來衍。譚大孝。王元弟。馮世修等也。桐梓落紅一路。監紀則參議趙邦清。僉事盧安世。將領則副將沈崇極。秦衍祚。加銜將官侯良柱。鄧朝用等也。遵義綏陽一路。監紀則原任參政吳國仕。將領則加銜將官陳一龍。趙文進。駱麟等也。嗣有遷轉新任。陸續改委。則入永寧者。原副使謝渭也。入綏陽者。則原推官李必達也。入梓桐者。知州朱毅臣。同知商良弼也。入仁懷者。推官蔣化龍。同

知劉鼎新也。新任遵義道。則副使侯國、遵義府知府胡悅安也。賊兵出沒納谿之間。奉新命。建大將軍旗鼓。駐劄納谿者。總兵李維新也。分督五路餉務。飛輓以時。而轉輸不竭。則原任參政陳龍光、吳光義、副使赫弈、僉事錢時、知府劉澤大、余新民、同知翟文簡、王國治、劉國藩、通判梁文燁、推官周嘉誥、知州黃立言、楊汝昇、商之彝、知縣韓應龍、鄒昌魯、岑昌運、程士昇、張堯揆、趙明戴、周惟軫、耿塔等也。集兵一十六萬之衆。轉戰二千餘里之間。糜血一二年之苦。摧鏑數百戰之勞。跋涉峻岐折坂之危。滄吸腥風。羶露之毒。或彼突攻而我禦其鋒。或彼堅陣而我拔其幟。或偶遭重圍。批中堅而直出。或先受敗虜。鼓暮氣以收功。或分布策應。潛搗其後勁。或連營對劄。明扼其前茅。人人舉鵬力以揚威。處處燿崖渠而賈勇。一戰於高縣。賊勢方張。官兵望風爭奔。劉可訓提劍一呼。三軍氣倍。扼險樹柵。列營結陣。而擒斬其奸細百餘輩。焚其營壘三十五門。且分路尾其後。斬首三百一十七名。羅乾象率譚正修、譚正常、覃寅化等大戰。斬功三百三級。而仁懷土城等處。遂以恢復。一戰於落紅口。而盧安世同沈崇極、秦衍祚、張奏凱、舒洪烈等。屢戰屢捷。擒斬六十六顆。燒其營房一百六十餘間。一大戰於長寧。賊兵四面夾攻。山谷俱震。胡平表、鄭朝棟、李泮等連寨結營。囊沙劄水。對陣而擊。劉可訓、范繼道等各盡發援兵。合應。既放水衝沒。又併力截殺。當擒其僞將軍李楫。斬級六百四十七顆。生擒五十八名。時賊兵殺戮者。淪沒者。逃散者。不計其數。賊父子相失。竄埋草間。而宵遯。然困獸之鬪益狠。虓虎之征愈猛。又輦金帛。借水西阿烏迷馬步兵八九萬。先犯我遵義安羅。而守將侯良柱、陳一龍等潰矣。再犯我落紅口。而將官張奏凱等潰矣。督臣又展轉而計曰。我

兵分五路而路復五六分之。馬步多寡之數實不敵也。乃屬閔夢得督鄧懋官、劉養鯤等列陣納谿以示敵。密檄李維新、李仙品督同秦翼明等兵俱改繇長寧會兵而進。於是張令、秦國偉、李鴻功、劉宗良、盧世卿等一戰於麻糖坎。再戰於瀘州衛而洗燬其九姓。二長官司一帶營寨生擒其僞都司參將等八十五名。斬級五十七顆。秦翼明、秦拱明、秦可等戰於青山崖。直上第二洞擒其僞丞相并妻妾二人。斬級二百一十六顆。生擒一百五十九名。燒燬其營十七所。劉養鯤、鄧懋官、畢應台等戰於馬克橋而擒其僞將柳元儒。次第打破仙人、寶月、橫山、八甲、中弔、三溪等處。燒燬其衙舍營寨。斬級六百七十二顆。斯時也。賊各路守隘之兵盡散聚於土地坎。會集水西烏撒諸援兵欲效破釜之計。將爲捲土之圖。厚出犒賞。憑高踞險。欲與我兵決一死戰。大將麾諸將進。莫有應者。李仙品、劉可訓、鄭朝棟厲聲趣之曰。有進無退。當以身先。於是秦翼明兄弟與馬齡、郭起柱、秦可等願任前驅。四鼓發兵。天明接陣。慶戰至午。斬其僞總兵吳繼周。賊遂披靡。奢寅亦被創。遜去。奪其所乘馬。併僞儀狀。斬其級八百一十五顆。生擒一百五十八名。被傷溺水者無算。於是二酋知大勢已去。盡焚城中屋廬。列兵紅崖山上。大小官兵四面追逐。走金家山。又走獅子山。共擒獲有名頭目周邦大、徐應龍、妖教首劉明選等一百一十三名。斬級一千二十八顆。城中男婦投出二萬餘人。而永城遂定。鄭朝棟督王懋官、周良材等攻天臺圍。夷目羅甫羅于朝父子率兵數千投降。獻出酋寄金、女冠、段疋等物一百一十八件。羅乾象、譚正脩等陸續攻破白崖、楠木、樂用、青岡等圍。又攻破銅鼓等寨。斬功二百六十二級。招降羅書成、舒廷采等苗夷萬餘家。而附近永城之夷目俱定。

然而狐兔悲切之情。徵風召雨。獯獯難馴之性。起蝟飛蜂。水西援兵。又分兩路而驟至矣。一路出古蘭。王世仁。徐如珂。督羅乾象。譚正脩等。設伏以待。兵至。大戰兩晝夜。斬其惡目魯仲賢。軍師羅奇。割級四百五十顆。跌溺死者無算。而蘭州之九鳳樓。化爲煨燼。數代之墳墓。掘爲墟土。一路入永寧。劄新寨不動。李棲鳳。李維世。李棲鳳。李維忠。攻而破之。而薛來衍。打官斗山。胡汝高。畢應台。攻木角。豬背二等。范繼道。攻水潦。張奏凱。王正相。張洪烈。攻馬湖鬼么。餘如牯牛。酸棗。木姜。馬蝗。發窩。滑石。諸圍寨。俱相繼。俛首。聽撫。獨憑崖負險。展轉深入。大將親提兵。抵馬鈴河。而愈追愈深。莫窮梟首之誅。時前按臣溫臯。謨。命入境。方下車。卽詣瀘州。與督臣再申軍令。大捐犒餉。以廣勵諸士之氣。鄢家渡之劄。幾爲所綴。而忽偵其奸。三路之攻。幾爲所懼。而卒摧其鋒。出瀘州。則張令。張學禮等。連戰大捷。而斬其級一百一十顆。出永寧後。則劉養鯤等。據險堅守。而賊衆不敢窺左足。出永寧東門。則方虎。斲其頭。目落馬。總鎮親督大戰。斬其級九百三十顆。而賊遂夜遯。以去。蓋自大壩。卜昏諸夷。金鉦所過。土靡瓦解。魚驚鳥散。而雞廠。鍋廠。白崖。白撒。菘豆。白旦。對車。小水。長江以內。無不澄氛廓祲。若霜風之捲秋籜矣。之役也。摧九嬰之沴。夷三苗之墟。彎弧四連。五合之衆。委亂骸而擠壑。長驅懸車束馬之道。垂建瓴而騰空。元雲結陣。風聲鶴唳。皆兵。赤日歛金。匹馬騎輪。無返窮廬聚處之穴。煽爲彌山彌谷之塵。犬羊世守之區。盪爲我疆。我理之土。奔獠蠻而解瓣。奚翅。襄毅。斷藤之峽。銘紅崖而勒石。何止伏波銅柱之鄉。驅逐若彼。蕩洗若此。斯不足大快殺戮文武之憤。而盡雪攻略城池之恥也哉。獨以父子二酋。負命窮山。游蒐僻漁。罪人未得。孽本未翦。以故援枹鼓。臥金

鐵之士。三年來盼闕廷而不獲一命之褒。乃今逆寅已授首矣。屍寸斷而箠一炬。刑僂爲最酷。戈內操而兵外應。設購爲最奇。臣以行役將竣之時。幸睹插羽之報。方誕將天威。以獎率三軍。前終逆藺一局。後且誓旅揚麾。共急黔難。而蚤奏西南耆定之功也。尙待何時。不爲控鳴於皇上之前哉。我皇上鴻猷元暢。神略遐宣。天助順而人助信。百爾有位。無不闡揚聖武而廣布之。黃閣重臣。運斗杓而調元化。弼亮在安攘。揆奮之外。大司馬握重本根之地。張皇六師。大司農持籌盈縮之總。誕修六府。兵垣諸臣。以審諤著頗收之聲。職方諸臣。以簡閱羅桓赴之英。則寵頒自有殊典。先督臣方拯焚溺而解滌於厄。旋披冠髮而勤黔之急。秦楚諸撫。臣憂厝火而切同讎之義。網牖戶而修于鄰之震。則論賞自有別格。皆非臣所敢僭擬也。謹據督臣敘述之本末。參以臬司會同諸司道覆勘之功次。別白而差等陳之。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朱燮元。鉅力六驚負地。偉猷八面擎天。奠魚鳧於搶攘中。再復漢京日月。驅氛禳於要荒外。丕揚周旅霆雷。神紀妙五間之機。用奇用正。恩信假七縱之術。攻力攻心。始終拮据者六七年。風塵勞於飽歷。西南底定者四五省。赫濯訖於遠暨。功與河山同垂。賞應帶礪竝永。先任按臣。今陸大理寺寺丞張論。風猷肅當道之輪。霜氣寒尙方之劍。單車下倥偬之際。一腔忠義告天。前箸借折衝之籌。滿腹甲兵藏地。岳山易貌。草木知名。前按臣溫皋謨。孤鶩突兀班心。駭厲震宣域外。法肅之綱之紀。元熊赤豹皆馴。才兼維文維武。封豕長蛇遠屏。三巴法曜。半壁甘霖。督餉御史丘兆麟。含性神羊之特。赭委天馬之騰。節擢標格以千尋。才委波濤而萬頃。經術出其餘緒。關中芻輓雲

蒸威稜警於雄風。域外指搗雷動。此四臣者。在朱燮元自藩司以至今職。省會百日之捍禦。郡邑五旬之蕩復。蘭穴三年之犁掃。手口卒瘞。而血誠不改。桑榆在閭。而家事不問。從來勳績。未有如其大。勞苦未有如其久者。在三按臣先後戎行之間。誓師授律。焦慮嘔籌。謀斷相資。兵食互策。乘權不同。勞則一體。然皆皇上憲臣也。不敢擅爲之擬。鎮守四川總兵官李維新。慷慨常懷萬里。沉雄妙運三門。九地九天。驅孫吳於壘壁。如風如雨。列衛霍於止齊。大樹雄圖。嫖騎飛將。此一臣者。猛氣無前。神謀不測。父子肝膽。視死無時。故每戰獲俘。誠獨多。而渠魁就殲。購間尤奇。所當特加陞擢。仍與恩廕。以旌其勞者也。監軍右布政使。陞偏沅巡撫李仙品。丹心貫日。干霄。偉略動天。靜地。指顧則氣森風鶴。擘畫而旅鞠。俾焯。師貞丈人。顯允元老。監軍左布政使。今陞偏沅巡撫閔夢得。濯志寸丹。浴日。誓師太白。橫天。武奮文揆。堂正六師。長子。刑伐德守。保釐半壁。長城。監軍參政。今陞右布政使王世仁。敏鍊截犀之鈞。鎮重函牛之鼎。掃攙槍於方獫。瀘水重清。廓氛禔於長驅。土崖銷赤。參政。今陞按察使吳國仕。嚼操茹苦。分甘。壯略摧堅。陷銳。勤一旅於草昧。雷雨經綸。肅八法於披靡。河山鎖鑰。副使。今陞光祿寺卿徐如珂。聞難而星夙。單車。一腔熱血。臨戎而露凜。援枹。百折忠肝。森羅武庫。五兵。指畫奇門。八陣。副使。今陞參政謝渭。胸藏黃石。韜鈴。箸借金城。方略。算不遺於竹頭。木屑。惠常周於挾纊。投醪。僉事。今陞參議劉可訓。料敵六奇。時出。臨危九死。如歸。提星劍。以先登。長虹東指。塞霜旗以橫入。妖焰西驅。僉事。盧安世。壯氣直泥函谷。神機潛受圮橋。祭征虜之赤衷。躬親矢石。范老子之閔略。胸富甲兵。僉事。段師文。雄圖偉幹。足智多謀。抗旌蛇豕。層圍之中。渾身是膽。

橫及羌舉重穴之外。尺土皆勞。僉事胡平表。乞師效秦廷之哭。義大復讎。揮戈矢魯陽之精。忠堪返景。令嚴氣肅。三軍膽烈。風揚五部。馬湖府知府鄭朝棟。抱略文經武緯。臨戎義震仁懷。幟列五部之雲。分麾玉帳。氛掃千山之霧。拓土夷疆。以上十一員。皆身親戎行之列。智殫監紀之略。積員顯而成京觀。犁漠庭而成郾田。皆所三門授之。而九變佐之者。至李仙品。劉可訓。盧安世。鄭朝棟四臣。又始終烟瘴之鄉。辛苦戎馬之場。丹誠愈堅。勞動尤著。而設購左右。劉屍燬骸。以殲此首惡。則獨可訓與大將諸臣。積謀而僥獲之者也。所當破格陞擢。以旌勞臣者也。督餉參政。今陞右布政陳龍光。持籌縝密。應務焦勞。念切納溝。膺危病而不避。計周活鮒。綜水陸以交輸。參政。今陞按察使吳光義。敏識咄嗟。立辦精心。擘畫咸宜。輓運如期。制無假於木牛流馬。徵輸有法。弊尤絕於蠶食繭絲。原任僉事錢時。應機朗若。然犀握算。恢如遊刃。調劑盈縮。蜚芻輓以雲蒸。軫念兵民。馳山原而星邁。以上三臣者。當物力匱詘之時。供五路軍興之資。日夜劬勤。不遺餘力。關中之轉輸。與垓下之攻伐。緩急共之。而吳光義創舟運以蘇民跋涉之苦。築外城以增蜀金湯之固。尤百世永賴之功。所當與監紀諸臣一體破格優賜。擢陞者也。原任副使侯國。秉憲夜郎。旌心白日。盡瘁荒徼。而不避。克詰戎兵。以多功。監軍副使張起鶚。明夷之正志。蹇難之匪躬。孤忠九死不回。正氣萬人必往。此二臣者。所當併敘。以俟優賚者也。原任左布政使周著。品格九霄直上。才猷三峽倒流。登陴力捍危城。功維社稷。行省慮周軫瘼。績茂屏藩。左布政使。今陞太僕寺卿林宰。握幾滄海釣鯨。御變崆峒倚劍。厝站危於鞏固。半壁全撐。籌虛耗於灌輸。寸心欲嘔。左布政使。史文煥。植品嶙峋。抱才博大。引憂

於由饑由溺。攸命旬宣。掘計於時。盈時。詎允當會計。左布政使。今陞河南左布政使。詹爾達朗鏡疏觀城外。靈珠妙運環中。拯水火於溺焚。瘡痍立起。疏錢穀於泉布。庚癸潛消。右參政。今加陞二級戴燦。捍危城於方搶。洪濤孤艇。畫定計於孔棘。埃坂鹽車。翊世長才。干城重望。原任按察司。今陞浙江右布政。李守俊。器局恬夷。風猷緝密。稟六條以勅法。百度維貞。嚴三尺以明刑。萬邦作憲。原任松潘道參政。今陞廣西按察使。婁九德。節控氐羌。百二形遙犄角。煙消風洞。三巴勢壯金城。鎖鑰維嚴。藩籬孔固。原任提學道參議。今陞山西副使。來復。東壁文星。驅屈宋楊馬以載筆。當陽武庫。綜兵農禮樂而森羅。式士斗山。濟時舟楫。兵巡下南道。副使許士奇。抵掌兵機。泉倒峽而風生壑。借籌方略。弦落雁而刀解牛。志任希文。才頌吉甫。原分守川北道參議翁登彥。法大廉小。果州之雨露維新。簡卒蒐乘。邊郡之風霜時肅。胸藏萬斛。才裕九邊。以上十員。雖未歷軍前。而司總糧儲之寄。則緩急相佐。彈壓邊疆之重。則安危相倚。若來復以學臣搜助廩金五千餘兩。真一意急公。不遺餘力者。許士奇近以巡道兼督兩路餉務。事事焦勞。籌民籌兵。酌解酌收。各有成畫。所皆當酬以不次。特示激勸者也。經理收支餉銀。重慶府知府。今陞副使。已故余新民。截鐵斬釘之才。茹荼凜蘖之守。急省難於矢石。不恤捐軀。揀淪民於沸湯。不辭濡首。敍州府知府。今陞副使。劉澤大。迅才濤瀉湍瀾。亮節冰寒霜月。艱危時不難。鞠躬盡瘁。節省處尤見約己裕民。原任瀘州知州。王新民。壯氣凌雲。雄才掣電。動危城於風靡。任勞亦任怨。徵罷餉於雲集。多譽亦多誹。此三臣者。或當七司窺伺之衝。或當滿城灰燼之餘。餉米之收支。援兵之出入。日夜經理。迄有成積。在余新民所當優恤。劉澤

大所當優轉。王新民亦量錄才。以酬其勞者也。分理監紀。重慶府推官。今陞僉事。李必達。整閭止水。停泓。精密冶金。煅鍊。讞獄。仁流三綱。督戎威振。六師。夔州府推官。蔣化龍。摘發洞于觀火。操持瑩若飲冰。掀揭。長才艱難。正志遵義。府同知。管仁懷。縣事。商良弼。艱貞履險。如夷。撫綏。噓枯爲潤。張弛中節。夷漢傾心。已。故同知。冉崆。挺身危蹙之時。盡瘁窮荒之邑。天涯歸骨。異域孤忠。涪州知州。朱毅臣。勁節干霄。壯心指日。賈勇祖鞭。先著。長驅孽黨。俱靡。分委督餉。遵義府知府。胡悅安。心思縝密。才識老成。徵發凋疲不擾。散支。士伍無譁。敘州府同知。翟文簡。千里烟巒。瘴雨。兩年梯輓。航輸。殫力勤渠。精心經畫。重慶府同知。今陞。京兵部職方司員外。劉國藩。貞心茹蘗。飲冰。應手批虛。導竅。拮据獨勤。騰飽歸功。敘州府安邊同知。今丁。憂。王國治。經理有條。樁撐獨力。飛輓。民無瘠馬。比于兵若投醪。成都府陞任。通判。梁文燁。赤心願效。封疆。殫力甘勤。梯航。民鮮劬勞。士消庚癸。馬湖府陞任。推官。周嘉誥。祥刑仁頌。騶虞。綜算智稱。計相。綏懷心切。保障功高。遵義府推官。陳達道。薤薘盡殲。逆黨。招徠再復。殘疆。儉歲嘉禾。疾風勁草。達州知州。今陞。遵義。府同知。黃立言。嶠守練才。淵衷挺質。清剔如羊。如粟。輸將如坻。如京。真安州知州。楊汝昇。才揮霜刃。守湛。冰壺。固圍計切。綱繆。足食恩淪。醪糲。蓬州知州。商之彝。雅志勤公。練才集事。跋涉不辭。勞瘁。收支獨號。公。平。西充縣知縣。程士升。直誠天日。可矢。執法山岳。不移。心自任勞。事無避怨。運同管南。用縣事。韓應龍。鎮。定。危疆。復固。廉明衆志。允孚。功在斬妖。心勞運餉。永州縣知縣。今陞。重慶府同知。張堯揆。理邑真如理家。足兵又兼足食。才與誠兩。公以廉生。綦江縣知縣。鄒昌魯。嘆咻惠藹。郊原。明作威行。城社。劇煩就理。盤錯。

見奇。安岳縣知縣趙民戴。大義國爾忘家。淇澤民如保赤。謀優借筭。績茂提兵。長寧縣知縣耿塔。善政和民。真心歷險。擘畫兵民兩利。調劑盈縮。惟平。高縣知縣傅穎孫。招徠鴻雁。漸歸。勸相耜耒。咸作。恩威兩用。夷漢同傾。筠連縣知縣岑昌運。心兢集木。才練駕輕。焦勞罔愛。髮膚幹濟。咸周巨細。梁山縣知縣。今陸雲南。陸涼州知州周維軫。丹赤抒誠。勤渠集事。軫恤小民。戴德勞來。諸士啣恩。敘州府儒學訓導饒迪。兩攝殘疆。一腔幹略。披荆棘以闢土。拯焚溺以憂民。以上諸臣。皆親歷艱險之中。備盡拮据之苦。而黃立言。陳達道。尤始終賢勞。擔當獨力。籌畫殫精。所均宜優擢。以旌其勞者也。通省同事效勞官員。夔州府知府史贊舜。濯品瑤林瓊樹。揮才歐劍郢斤。同室纓冠。未雨桑土。順慶府知府。今陸貴州副使楊鳳。剗割亂繩。就理拊循。頰尾時甦。疴癢念關。綢繆策應。原任保寧府署印通判許宏綸。佐郡譽蜚。星駕保釐。價重虔刀。緩急有裨。張弛各當。潼川州知州姚繼崇。素節四知。夜凜通才。萬應旁周。剗肉慮深。投醪計蚤。查理餉務。保寧府推官錢允鯨。折獄騶虞。有頌發奸。狐鼠無憑。品是珪璋。才同干莫。成都府推官李曰輔。執法三章。霜肅盟心。五夜天知。丹筆流醪。爰書束伍。敘州府推官詹先志。節嚴一介。才裕四周。吳鈞城社。無濡秦鏡。錙銖必析。督發調兵。萬縣知縣毛羽健。駿品凌空。獨鶴鴻才。貫斗雙龍。桓趙惟臧。輕軒咸佶。督夫押運。榮縣知縣蔣守洵。才鍊且勤。德威克愛。趨事時親。瘴癘急公。不憚馳驅。南溪縣知縣王之朝。振釐百廢。具興洒濯。一塵不染。戴星雙鳧。挾纊三軍。桐梓縣知縣陳揚美。百事起弊。維衰四野。扶傷肉瘠。盤根別利。走隘徵奇。原任知州。今改合江縣知縣劉應宸。集蓼兵燹。茹辛茶蘖。拔薤法行。強梗烹鮮。惠洽流離。以上十二員。

或督發兵衆而行伍無譁。或督運餉米而轉輸不絕。事事效勞。協濟軍前。相應紀律。以需優轉者也。掌印行都司陸廣西參將。留用軍前。今陞副總兵林兆鼎。大樹驍騎之號。征南鎮北之勳。直破猓獬關。突騎賀蘭山缺。長驅大方域。指戈南漠庭。空原任參將。今陞松潘副總兵秦翼明。氣壓鐵石。膽壯風雲。碧羽霜棲。一九泥截封函谷。白招星掃十乘戎。橫杜大行。遊擊侯良柱。天馬騰姿。渭熊噴略。手揮魯陽日。妖祲慧掃。頭觸北周山。獺獍狼奔。建武遊擊羅乾象。日磾入漢。微子奔周。用夏變夷。義膽風霆助氣。忘家殉國。剛腸金石鑠精。僉書鄧懋官。七豹傳家。八門授略。坐金城而勒陣。兵氣橫天。當月暈以屯營。羶氛捲電。守備劉養鯤。令嚴五部。計出六奇。乘利制權。畫妙天星。關格揮兵。指及篋藏。黃石神符。原任都司。僉書薛來衍。神駒將種。列宿星精。犒享椎雁門之牛。千金死士。分布設常山之蛇。八陣生門。遊擊范繼道。精兵若獸。利器如霜。五間元機。剖兵符於曲逆。多方詭道。殪西楚於烏江。參將陳一龍。負六郡材。學萬人敵。長劍倚天外。驅霍李以列行。元符出囊中。取鯨鯢而震鼓。遊擊秦拱明。年少終軍。繫纓欲長南越。氣雄杜預。著鞭恐後。祖生。斬馘功多。塞旗績著。參將張令。前茅識險阻之形。中權辨虛實之勢。反逆歸順。大義日月常明。陷陣摧鋒。勁氣河山爲震。參將秦衍祚。兩臂白猿劍術。一腔黃石兵書。縶馬石頭城。披氣黃漠。洗兵天塹水。勒石紅崖。僉書譚正通。當關氣壯虹蜺。山搖谷應。臨陣戰酣白日。電掣雷轟。績并鷹揚。將稱虎賁。遊擊譚正脩。魁梧標格。慷慨雄圖。偶雲師以列兵。霆雷八陣。馭風伯而指劍。草木皆兵。以上十四員。皆始終行陣。小大百餘戰。擒斬四十餘萬。屢挫而卒獲勝。九死而乃得生。鄧懋官潰於納谿。旋捷於江門。薛來衍潰於仁

懷旋捷於小峯壘。范繼道潰於長寧。旋捷於抵蓬。及劄水對壘之役。侯良柱。陳一龍潰於安羅。旋捷於馬湖。鬼么。及崖下之役。皆裹瘡拼死。血戰殺賊。二三年來。鋒鏑之苦。戎馬之勞。俘馘開拓之功。種種開載在冊。而秦翼明。羅乾象。侯良柱。劉養鯤。譚正修。譚正通。血戰獨力。斬功尤多。迄今設間用購。殲逆寅於帳下之手。則范繼道實與謀焉。所均當敘別功次。查照條例。破格優擢。以示激勵者也。都司掌印參將周官。譚兵奇。正當機。肅伍寬。嚴得體。孫吳偉略。桓赴雄名。標下練兵參將。管副總兵事魯美中。緩帶輕裘。雅度射雕。縛虎雄風。一面堪當。三軍可寄。中軍旗鼓。守備李必茂。識諳韜鈴。才長簡鍊。轅門雅著。勤勞分閫。更聞偉略。以上三臣。或分轄司閫。或從事行間。各有懋績。均應查照條例。量加陞賚者也。總鎮標下都司劉宗良。丰神秀拔。才略沉雄。彎弓技捷。青萍掃穴。汗流赤水。都司僉書鄒蔚然。猛氣戈揮。返日沉謀。陣結連雲。才號驍騎。名高韓白。僉書范祖文。借箸六奇。愈出提戈。百戰自雄。氣可食牛。名堪飛虎。遊擊潘映奎。驍雄器宇。沉毅謀猷。橫戈氣壯。兜鍪擐甲。威生介冑。僉書胡汝高。英標健翮。塵空雄略。神駒出水。勇能冒險。功著撫夷。僉書胡肇虞。肅隊令嚴。細柳臨戎。膽落氍毹。憤切家讎。義酬國恥。守備李棲鳳。猿臂挽強。龍韜制變。歷塊神駒。有種出硯。寶劍無雙。守備孔全斌。勁氣能摧山岳。壯猷直捲風霜。威生八面。恩洽三軍。守備袁可成。熊姿矯健。豹略深沉。馭卒甘苦。與同臨敵。正奇竝用。守備姚化民。睥睨氣吐。成虹叱咤。威生震岳。風揚闔外。令肅師中。守備李忠。拔山膂力。聚米韜鈴。沸沙振鼓。飛雲伏石。彎弓沒羽。守備周良材。料敵八風。占氣詰戎。六甲潛機。制變長才。干城夙望。守備李國選。止齊令肅。攻守謀長。分甘醪。續流恩。起舞貔貅。

生色。生員加銜守備汪長源。棄儒南越。纓長擊楫。中流志壯。盾磨露布。劍燦星文。指揮守備曾選中。胸暢兵機。家儲將略。躍馬千夫。辟易。鞠師八面。縱橫。守備譚大孝。家傳將種。天授雄圖。一門列隊。貔貅百戰。摧鋒旂旄。守備武聲華。橫海將軍。長風駿馬。彈鋏鋒驅。電燄。紆籌法轉。天門。守備楊元。插羽徵兵。若雨。函犀布陣如雲。七步止齊。三軍用命。守備魯希聖。技能貫虱。志欲屠龍。白馬金羈。俠少。犀渠玉劍。良家。守備張洪烈。挺生武曲。材官。躍出祁連。飛將。旗臬克汗。纓繫單于。遊擊盧世卿。譚兵六甲。神機。制勝八門。陣氣。桓桓將略。矯矯虎臣。守備趙瓚。偉標虎視。英略駒馳。用奇動出。靜藏。臨敵前茅。後勁。加銜參將張奏。凱才。猷颯發。丰骨霜稜。驍雄績著。渝城。豹略功收。蘭穴。加銜守備金文科。飛虎雄沉。阜鵬精悍。草檄風生。油幕。提戈電掃。蠻烟。加銜守備蘇迪。才猷敏練。智略沉雄。父讎誓不共天。國難甘從裹革。守備吳攀龍。驍雄一劍無前。叱咤千人。自廢。威揚閩外。令肅師中。守備王國臣。振旅八門。奇正。譚兵四種。權謀。偉略。淪胡。雄心闕虎。以上二十九員。或衝擊攻殺。各獲有功。級。或傳宣布置。效力於馳驅。內盧世卿。有象嶺之潰。譚大孝。有江門之失。張奏。凱有落紅之敗。皆經督臣細打重治。令其戴罪立功。皆報有斬獲。足以掩罪。所均當查明。功次。優擬陞補。以示酬勸者也。領兵參遊守備。併督陣指揮等官。雷鳴春等。共計九十五員。皆對壘衝陣。轉戰必死之場。追奔逐北。深入不毛之地。捐軀殉難。共矢報效。生俘死誠。各獲功次。所均當陞擢。以示鼓舞者也。領哨加銜參遊守把千百總等官。周繼先等。共計三百二十九員。攻擊則戈戟相憂。追逐則旗幟爭奔。雖功人功狗。戮力不一。急公殉國。矢志則同。所均應查功。分別議陞。議賚者也。軍前報效。原任荊州

府通判張士彥等。共計四十六員名。或效卜式之輸邊。捐金饗士。或效酈生之下齊。招叛納降。皆急一方之難。與效半臂之勞。所均應照例陞職。或超選。或超貢。以爲任事之勸者也。又查得原任綏陽縣知縣任寵。戰功屢著。江津縣知縣周禮嘉。殺賊獨多。岳池縣知縣段可賢。除奸守境。漢州知州萬砥。轉輸效力。此四臣者。已經論劾去。已經劣轉去矣。然而前勞不可泯。所應照原官仍行器使者也。軍前分理餉官。成都縣主簿何惟正等。共計三十員。雖以佐領小官。而督押時勤於奔走。戴星不苦於險阻。輸輓無虞。製造有方。所應并敘以候陞賚者也。石柱宣慰司總兵官秦良玉。慷慨援兵萬里。聲著東關。指麾驅賊三巴。功高西土。鎮雄府知府隴應祥。貞志不逐波靡。介節益堅。蹇難夷疆向化。逆黨折謀。烏蒙府知府陸祈。調停夷漢之間。羈縻文法之外。忠貞素著。震撼益堅。龍安府土通判。加銜知府李泮。報國忠肝可剖。除寇義膽常懸。勞勤居多。馳驅獨久。土通判。加銜同知王鼎。少年壯俠。偉略豪雄。馬馳金絡。浮雲戈擊。綠沉明月。眞安州。土州判駱麟。臨難聞雞起舞。矢忠擊楫中流。功著扞圉。才長勦賊。忠路宣撫司應襲覃懋勳。負力千夫。自廢彎弓七札。可穿種是將門。部非夷落。內秦良玉。援省復渝之功。已經題敘。惟駐兵納谿。忽以病歸。議者頗疑其退避。而部將秦可。郭起柱等。馳驅用命。斬獲多功。良玉實訓率之。李泮首赴成都之援。駱麟力保新疆之土。覃懋勳鼓先蘭州之捷。皆土司中仗義以圖報効者。所均應破格勸者也。土同知陳治安。土州判鄭延泰。土舍人冉達龍。冉紹文。夏得閏。安文元。悅先民。王立極。以上八員。屢經調發。各効戰功。亦相應照例厚賚者也。降將王繼宗等。共計二十七名。昔爲桀犬吠堯。今作楚兵歸漢。旣明順逆禍福之機。

消其反側。又識險阻箐洞之勢。藉爲前茅。已經督臣加銜委用。應俟其建有勞績。照例實授。以廣招徠者也。死事各官。原任松潘道副使李忠臣。闔門攫賊人之鋒。報國齋忠臣之志。異域孤魂。賊營厲鬼。遵義道僉事趙邦清。氣節天日爲昭。號令風霆共迅。巖疆盡瘁。烈骨含香。副使加陞一級。赫奕轉輸。苦歷瘴鄉。勞瘁溘先朝露。匪躬蹇蹇。正氣稜稜。以上三員。李忠臣謀賊不遂而死。趙邦清恢復有功而死。赫奕輸運中。癘而死。皆委身殉國。置成敗利鈍於弗顧者。所當照例從優議卹。以旌忠勤者也。死事各將士。有鼓奮臨戎。捐軀鋒鏑之下者。如加銜守備潘一麟、劉兆斗、孔之譚、遵義道中軍蘇民心、富順縣丞姚一煒、蜀府奉祠張大任、貢生周宸、生員朱國賓、聶天品、義民瞿繼龍、楊佐、徐芳桂、徐教二、傅文玉、李榮、王友、惠朝。又永寧倡義。與副使李忠臣同時遇難。生員胡稱寧、沈芹、劉佐聖、江映星、指揮邱道隆、千戶陳大策、義民杜林徵、何枝等。河邊之燐骨常腥。劍下之壯心未滅。有周旋險難。殞命勞瘁之中者。如原任參將張邦紘、茂州衛指揮曹守爵、守備張明遠、降將宋武、胡汝寧等。百戰之苦功未酬。九塞之幽魂常鬱。所當一併查照。優恤者也。敘州府同知管合江縣事劉鼎新等。共計三十六員。或以押運染病瘴癘。或以臨陣攫鋒矢石。魂歸泉壤。勞在疆場。所亦應分別議卹者也。至於各衙門吏承書辦。奔馳齎奏。經管兵馬錢糧。趨事急公。微勞足紀。例得竝列。以希曠蕩之恩。大抵諸臣功次。督臣日從行間。而方略授之。律令齊之。日從諸監紀。將領之札報。而彙記之。又從前後之利鈍。甲乙之勝負。而較按之。又從敵之大小。獲之多寡。與當陣之先登後陷。而參論之。又從行列擊刺。睨其膽力。而堅之脆之。覘其謀略。而沉之淺之。則前者敘功一疏。最詳

備最明核矣。臣以事外之身。覈事內之功。以三年以後之役。覈三年以前之事。非督臣之敘述。孰從敘述。非督臣之銓次。孰從銓次哉。敘述之實情形。卽爲銓次之實功蹟。故敘述所不載。莫敢贅也。以其功按之於事。以其事按之於人。自諸臣之發縱轉運。以至尉幕一手一足之力。莫敢刪也。自諸將之執訊獲醜。以至旗較一級一騎之捷。莫敢刪也。自我師之敵愾買壯。以至土夷之用命。降將之倒戈。莫敢刪也。自壯士之稱捷奏凱。以至營中之殞星。草野之戰骨。莫敢刪也。誠見兩年中。臥鏑滄鐵。坐漏船。伏燒屋之勞。三年來。淹師夷鄉瘴地。時時駭鹿譚虎之苦。有功不賞。而且有劣。遷以去者矣。望賞不得。而且有齋志以沒者矣。語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今賞之踰者三年矣。且督臣受命總師。肆省所爲。大將偏裨任之者。卽今之戮力諸材官也。凡人死愛死義死利。非橫開恩數以優之。何以酬前勞。以鼓勵其後效哉。今諸官軍功次文冊具在。或應敘。或應削。分而類之。總而彙之。皆臣與按察司三覆勘覈之者。伏乞勅下吏兵二部。再加覆覈。查照成例。分別擢賚。以激勸其忠勤。至於奢寅之戮屍燬骸。督臣深謀密慮。先授諸將以意。撫臣尹同皋嚴明振飭。再作三軍之氣。漸剪其羽翼。浸鋤其腹心。遠破連約。建夷之謀。近結部落。左右之心。陰間密購。內應外協。以殲此滔天之殊逆。則策應布置諸臣之奇功。自不可泯。然而未奉明旨。非臣之所敢擅議也。緣係蜀難既靖。蘭穴盡掃。謹覈敘文武功罪。以示激勸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袁傑齋捧。謹題請旨。

重地需人疏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臣吳謹題爲督臣聞報丁艱重地料理需人謹據實報聞懇乞聖明勅部酌議題覆以奠封疆事本年五月十七日准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朱燮元手本爲丁憂事本部院以親老身病具疏乞休杜門候旨間偶於本月初九日接得家報有父封兵部侍郎璘於三月十三日在家病故本部院係嫡男例應回籍守制除具奏外合用手本煩爲查例代題等因到臣臣隨作而嘆曰西南搶攘六年於茲蜀寇雖殲黔難未夷督臣受命以來方嘔心籌畫極力振飭計滅此而後朝食而忽以丁艱去則爲地方憂督臣數年焦勞固省會復渝城搗巢殪逆庶幾戮力封疆以報皇上而卒不免抱人子終天之慟則爲督臣憂展轉思之幸而有撫臣尹同皋在也則上猶可拮据西南一局而下亦可私恤督臣之苦念請得而明言之蜀之援黔也必先養蜀之力而後可以佐黔之急亦必先審蜀之權而後可以規黔之用僻爾一蜀方出之焚灼墮溺之中瘡痍初起呻吟未息皮骨纒換毛羽未齊而於撫臣之外增督臣焉於調發本省之外增四省調發焉總此焦然軼掌之有司也總此嬾然頰尾之百姓也總此騷然如織之輪蹄也既奉令於撫臣又奉令於督臣得無一身也而東西應與其所簡閱而大將之偏俾之者共此材官子也其所訓練而分布調之者共此尺伍籍也其所峙之糗糧供歲月給者共此藩司歲賦也撫臣檄行焉督臣又檄行焉得無一事也而左右畫與增一督臣蜀已不勝多事督臣去又更置一督臣焉新舊之交代先後之更張又有市異意而築異謀者得無一大機宜也而始末前後操與此臣謂督臣之不必更設也卽以今撫臣加銜而專委之慮無不愉快

而勝其任者。臣與撫臣共事者。十閱月矣。每一見其三五申而令甲布。無不灑然心折。以爲此今時有用之才。亦有數之才也。一下車而綜吏治。詰兵戎。覈正供。清舊逋。事事振頓。無不技經剔而根抵拔。而又爲之酌輕重之宜。權緩急之施。一時民情吏弊。痿痺者起。豪猾者匿。窟穴徑竇者。芟無不人人肺腸滌而肝膽濯。兢飭在職業之中。意寬然而常有餘。威信在控扼之外。精神肅然而無不到。如用剿用撫。用攻用守。用屯之宜。無不與督臣熟籌之有成。畫矣。使之得終其事任。猶之以督臣代督臣也。如卒乘之蒐。器械之繕。饋糧之需。已就撫臣之職。劈畫綜理。一一就緒矣。使之兼總其成。猶之以撫臣終撫臣也。於民無奔命竭蹶之苦。而於事有總挈兼攝之便。於前無更弦易轍之擾。而於後有駕熟遊餘之效。竊謂策蜀以策黔。似無容再計者。轉而思之。獨以滇撫臣不便於相轄。乃滇撫臣之撫滇者久矣。恢復之績。驅除之勞。不啻闢滇南而再造之者。是當特賜召還。以爲勞臣任士勸。則別爲推用。似無不可。滇與黔與蜀同事而一體。增蜀督臣以留滇撫臣。固不若易滇撫臣以減蜀督臣之爲地方長利便計也。總之爲滇爲蜀。皆爲黔也。若督臣以其身始終蜀難。而蜀藉以安戢底定焉。已盡殫其憂國奉公一念。而卒鬱鬱人子烏烏之私。欲撫棺一慟而不得。此於力愈竭。而於情愈苦也。或就近交代。俾得蚤卸其事任。抑亦國家恤勞臣之私。所應爾也。臣行役蜀中。幾兩年矣。極知蜀之不必更設一總督。臣與撫臣共事。幾一年矣。極知撫臣之可以兼領此總督。故敢因督臣丁艱之報。陳其繆見。以聽廷議之採擇。而非臣之所敢必也。伏乞聖明俞允。下部酌議。題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定賊臣罪案疏

山東道御史吳。奏爲賊臣之身已去。賊臣之惡未暴。謹據一時國政。以定賊臣罪案事。嘗聞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少正卯誅。此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之大公也。我皇上冲聖御極。魁柄在握。勤政勤學。加與維新。未兩月。而首允樞臣崔呈秀之去。與魯司寇兩觀之誅何異。今詞臣倪元璐。黃道周。首發其奸。而速其去。亦庶幾古埋輪破柱遺風焉。呈秀鬻身奧援之門。入賓閣寺之幕。煬竈者每假大柄以作威作福。呈暑假其所假。而覆爲傳翼。覆爲張吻。樹叢者猶盜大柄以攘功攘名。呈秀盜其所盜。而且以市私。且以飽壑。凡負罪譴而獲免者。未有不資緣于呈秀而免者也。凡覬顯擢而詭得者。未有不資緣於呈秀而得者也。黃金白銀未厭。而羅異珍以進。美珠寶玉未厭。而市麗姬以獻。橫開奔競之徑。廣鑿苞苴之竇。陰修恩怨之私。明快仇讐之隙。顛倒任意。翻覆在手。聞有以計課而罷斥者矣。未有以銓司之推擢而輒行罷斥。而以推擢罷斥者。不知幾十人也。聞有以彈劾而罷斥者矣。未有以卿貳僉同之會推而輒行罷斥。而以會推罷斥者。不知幾十人也。卽職銜門或有差回考察。而以不職議罰者矣。未有以循次題差而輒行罷斥。而以題差罷斥者。不知幾十人也。一人不願笑罵。侈稱功頌德之章。而吠影吠聲。人習爲固然。恬不爲怪。而天下幾不知有廉恥。立馬之鳴。屢折朝陽之音。罕聞一時臺諫結舌。忠正緘口。人習爲容容。以苟免于禍。而天下幾不知有名節。流揭一入家籍。沒而身齋粉。人人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而天下幾不知有身家之樂。將作何事。乃與奪情。又恐人之口實之也。部臣李養德。寺臣陳殷。邊臣朱童蒙。相繼以奪情留。而天

下幾不知有倫常。職衙門法紀之司也。從未有一院而四憲臣者。而有之自呈秀始。左都獨坐之位也。從未有獨坐而兩設座者。而有之自呈秀始。而天下幾不知有名位之秩。又其甚者。先帝不豫。中外徬徨。猶且嘵嘵爭論功次。爲飾治之舉。且憑几一論。易簧且及。明知不親政務。不問黜陟。乃連章累牘。班爵賞而列封廕。而羣臣謝恩之日。卽先帝賓天之日。而天下幾不知有改革之大故。職論至此。而賊臣罪案可定。職以此定賊臣之罪案。而厥臣魏忠賢之功案。亦可覆閱。列爵惟五。而三據之。茅土侈于一時。此尸祝而彼俎豆。廟食遍于天下。臣從賊臣以問厥臣。能無靦顏愧心否。賊臣去矣。且徵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馳驛以去。職恐罪狀未列。顯戮未加。無以服諸臣橫被削奪之心。而杜諸臣橫遭追沒之口也。故不避鼎鑊。再附兩詞臣之末。以上塵天聽。惟皇上少垂察焉。天下國家幸甚。職愚幸甚。

因時政之弊以佐新治之隆疏

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奏爲摧折極一時之鬱。極鬱當關。爵賞極一時之濫。極濫當節。謹因時政之弊。以佐新治之隆事。我皇上首黜崔呈秀之佞。次誅魏忠賢之奸。爲新政第一快典。無論百爾有位。咸有安位行志之慶。通國人心。無不途歌而巷舞。黃童嬉而白叟遊。若至今日。而始有生人之樂。至今日。而始知天地之寬也。第自二奸竊寵靈。以籠致天下。而喜其擁戴己者。因怒其不俱擁戴者。遂不難以驅除之術。爲要結之術。於是懸門戶之目。尋端捕影。索根拔株。任意而擯之。削之。追奪之。有以銓補而輒報罷者矣。彼皆兢兢奉官循職之良也。有以會推而輒報罷者矣。彼皆褒然三孤九列之望也。有以典試散館而輒報罷

者矣。彼皆翹然人倫之式。品藻之彥也。有以題差請告而相繼報罷者矣。彼皆急靡鹽而勤王事之勞人任士也。若者何以芟而薙之。不遺餘力。彼固矯矯自持。而不肯爲轅下駒也。彼固孑孑獨立。而不甘作五鹿客也。是皆一時端方流品也。方今班行落落。詞林若晨星。而臺諫半空署矣。是宜勅吏部。札具年來罷斥諸臣姓名。進之御前。并明開以何故罷去。更察其居官無別罪狀。乞立賜召用。以填曠職。而補急缺。此亦佐新治一端也。自二奸擁爵蔭以傾動一世。而暱其擁戴已者。又惟恐其不終爲擁戴者。遂不難以啖人之謀。爲蓋己之謀。於是橫開賞功之典。厭衆欲而塞衆口。軍功屢有敍。殿功屢有敍。而躡級冒銜者。不可勝數。公孤異數也。一時而加級圍王者。二十餘人。尙書專秩也。一部而並銜者。或四人。或五人。六科化爲節鉞之府。十三道易爲問寺之堂。工部四司。半爲內外監寺雜處之林。而纍纍若若。如牢如石者。又無足論。濫名器。襲官常。開僭踰之門。裂祖宗之制。至今日而極。大哉皇言。亟停止添註一格。意深遠也。今位次已定。員數且多。未易議改議鑄。似宜嚴勅吏部。自今以後。非積資積俸。勿得遷。非實功實勞。勿得推。非實缺。勿得補。凜持後來之拾級。庶漸消前此之積薪。是又佐新政一端也。摧折宜擢矣。而禮臣李思誠爲摧折之尤。秩宗重臣也。思誠又所爲惟寅。惟清。惟直之元老也。三千之阿堵。明爲呈秀。暮夜之金。賞功之太醫。明爲呈秀。入幕之賓。止以思誠。平日執禮不阿。遂移鷺中之。追賊褫職以去。辱大臣而憤衆論。莫此爲甚。所當立爲昭雪。召還原職者也。冒濫當裁矣。坐堂卿于郎司之署。擁鵝鳩于諫議之垣。則冒濫而兼以淆亂。今司郎之尙書。已以守制去。而工科之尙書。猶然就列也。在科則不成科臣。在部則不成部臣也。

試問其以諛佞何人而躡得此。而視焉。諸科臣之上。能無愧心。所當聽其自裁。以明位分者也。賢才爲國之楨。名器爲國之維。用敢因時政之極弊。爲新政裨助一二。而尤不能默默于此者。二奸仇傾直諫。羅織善類。杖下漬葺宏之血。獄底埋豐城之劍。一時清流白馬之禍。慘天地而泣鬼神。今二奸之罪惡已暴矣。試何以慰忠魂而洗冤骨。則立沛一時之詔。以雪千古之恨。臣不能不叩關三請焉。臣愚不識忌諱。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起廢籍諸臣疏

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奏爲廢籍諸臣。甄錄有漸。論劾諸臣。本末宜明。謹略爲剖白。以仰祈聖鑒事。竊照起廢一案。議滋聚訟。經半載。迄無成論。蓋數年罷斥。幾至空籍。欲就所斥。概錄之難。分別錄之又難也。于今一時薦舉。又幾滿公車。欲就所薦。徑起之難。分別起之又難也。該部因彙三四年來會推。陸轉。題差。被斥者。先具疏上請。又續查考滿。典試。條議。請告。薦揚。諸項列名。復其官誥。以候填補。庶幾導滯通鬱。爲國憐才苦心。乃曾經彈劾別項。尙在查明候題。夫諸臣以陞除等項被譴者。十之二三。以彈劾被譴者。十之六七。錄其二三。遺其六七。不乃挂漏多而隅泣益衆乎。安得無說而處於此。從來言者。彈劾人不少。諸臣遭彈劾者亦不少。大臣偶被人言。則引身而退。以需論定。小臣身摺物論。則下部覆議。以酌處分。未有偶挂彈章。便一筆勾抹其生平。擯之削之。竟同永錮者也。就事論事。則覈其事而止。就人論人。則及其人而止。未有一疏而臚列若干人。蔓引若干人。盡從擯削。一概抹殺其生平者也。逆璫憤怒諸臣之意。不盡削其

籍不快。每巧借題目，以爲下石。逆璫甘心諸臣之意，不盡空其類不快。每博招言者，以爲假手。于是有投璫而無從者，彈一二人焉，以爲容朝疏上而夕嚴譴下矣。如曹欽程一疏而論李應昇等是也。有忤璫而莫釋者，彈一二人焉，以爲解。夕疏上而朝嚴譴下矣。如倪文煥一疏而論夏之令等是也。知其彈劾人之因，則知其彈劾人之品。如是而所劾人爲門戶，爲邪黨者，擊邪乎？媚邪乎？破門戶乎？倚門戶乎？知其彈劾人之人，則知其所彈劾之人。如是而所遭彈劾爲門戶，爲邪黨者，孰邪孰正乎？孰爲門戶中人，非門戶中人乎？皇上試取前後章疏，始終行跡，合觀而參論之。昔日能爲排忠擠良之疏，卽後日能爲稱功頌德之疏者也。昔日甘爲逆璫擯門戶，斥邪黨之人，卽今日甘爲逆璫作乾兒義孫之人也。今日稱之頌之者，未可爲功德之口碑。則昔日斥之擯之者，可爲公忠之錮案乎？五虎、十兒、四十孫，一切逆璫私人，未可一日置於位，則爲私人妄加擠排者，可容一日沉淪于野乎？諸臣當先觸其兇鋒，故遭其竄逐獨早。諸臣顯忤其意指，故展轉而驅除之必力。則夫以內批去，以人言去，總之受摧折于逆璫一也。未可作分別見也。近閱諸臣入部臣啓事者多矣。如詞林錢謙益、文震孟、姚希孟、科臣許譽卿、葉有聲、寺臣倪思輝、倪應眷、臺臣方大任、王政新、劉有源，一經拔擢，輿論翕然稱快。敢又舉其所遺，及臣所知者，在九列如鄭三俊、余懋衡、畢懋康、趙時用、畢懋良、徐夢麟、須之彥，在臺省如解學龍、張鵬雲、劉芳、胡永順、李元、陳必謙、蔣允儀、李徵儀、李日宣，在部臣如唐暉、李白春、孫必顯、方孔炤，皆當並復其官誥，以需起補。蓋欲盡蒐遺棄之賢，須劈破論劾一門，欲大闢登進之階，須撥棄東林門戶四字。東林何罪，乃以錮天下嚮用之路。楊左何罪，乃

以被東林不韙之名。竊以今之東林。卽漢之所謂甘陵汝南也。今之楊左諸人。卽漢之所謂李杜范滂等也。禍雖烈于一時。名實重于千古。乃屢旨昭雪而未見昭雪也。屢旨恤錄而未見恤錄也。正氣久鬱。忠魂上薄。昨者陰霾蔽天。暴風終夕。無亦厲鬼憑之。而冤氣作沴者耶。所當再厘明旨。立賜施行。以舒衆憤。雪幽魂者也。臣草疏已成。適奉明旨。邊才繫封疆。科道官各舉所知。以備採擇。臣閱年來拮据關上。勞苦功多。無如閣臣孫承宗。入則臯夔之選。出則韓范之亞。以之握兵樞而控中外。可乎。次則李邦華之撫天津。尹同皋之撫蜀西。閔夢得之督黔。皆以實精神爲實經濟。特甲兵數萬。鎖鑰一方。勅以行邊。壯虎豹之勢。而寒氍裘之胆。其庶幾焉。若藩臣吳國仕。仙克謹。吳光義。皆以特達之才。抱丹赤之衷。並當授之節鉞。以儲邊關之需者也。邊才之難。尤難于將。將難于膽。而有略。勇而能廉。臣嘗執此以提衡諸弁流。臣同邑人副總兵查國寧。昔年經營海上。精兵如虎。利器如霜。極受閣臣知遇。今奉旨昭雪。副總兵茅元儀。皆同功一體。足當秉鉞之任者。乃實心任事。擯棄投閑。封疆安得真才而用之。敢并及之。以充樞部夾袋之資。臣銜使粵東。不日且陞辭矣。敢不避忌諱。謬陳所見。以備採擇。惟皇上少裁察焉。

辭免川功敘錄疏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臣吳謹。奏爲川功謬蒙敘錄。乞恩辭免。以明功實。以安愚分事。照得川功分解圍。復城。搗窳三案。又從三案別多寡。而查覈既詳。且確矣。諸文武官。數年間關百戰之勞。屢經抑鬱未錄者。乃今次第獲就甄擢。斯亦仁聖之世。無幽昏而不耀光明之一端也。維時七年用兵。督臣以一身始終其事。

而按臣相繼受事者。前後凡四人。或三案有功。或二案。或一案。皆身履其事。而職則從督臣查敘一疏。穆勘而覈之者也。樞臣以職在勘功。猥列名一案之末。遂蒙皇上優陞京堂之旨。夫以勘功而列於功。與旨所謂身在封疆者不侔也。以二年後而勘二年前之功。與旨所謂年月相符者不侔也。此臣自循省而必不敢居也。況勘敘一疏。以不能歸功逆璫。幾令諸臣之勞苦埋沒不彰。乃方敘而職列其名。何以辭於諸臣。殿功邊功諸臣。冒濫加銜者。職首糾之。方糾冒濫。而忽自入冒濫之中。又何以辭於殿功邊功之諸臣。職小臣也。例不敢辭。又驅驅粵東數千餘里。得閱邸報實遲。則職今者之辭免。猶爲晚矣。伏乞皇上鑒職愚悃。俯允辭免。微獨循愚臣之職分。而亦可昭敘勞賞功之大典矣。職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辨明巡青點陪疏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吳謹奏爲謹述巡青點陪之因。以明心迹。以乞罷黜事。臣按粵東巡歷至雷州府。忽接邸報。見科臣韓一良聖主求言若渴一疏。臚列往日陪點諸臣。中及於臣。曰巡青御史吳尙默。巡青一差。是劉重慶爲正。而臣陪之者也。重慶循次而題。臣循次而陪。越正點陪。時共訝之。臣亦深自疑之。巡青何差。舊制所爲季差。而新改中差者也。臣衙門有老差。有大差。有中差。而巡青又中差之最次者也。使逆璫果有意於臣。老差大差。何難越次授臣。而第以巡青點差耶。臣不幸而所陪者重慶也。逆璫以重慶爲楊漣之黨。見嫉有日矣。借題差以驅黜重慶。而非故以差授臣也。然而不與重慶同罷黜者。亦有故。當乙丑夏秋間。諸臣交攻逆璫。正臣受命按蜀。馳驅道路之日。諸臣皆有疏。而臣無疏。以故逆璫意中無臣。而

意中亦實非有臣也。故以無甚關要之差。置臣閒地耳。臣待罪臺班七年矣。在廷則有建白諸疏。在差則有地方事宜諸疏。簡而繙閱之。有一黏帶逆璫作從諛語乎。臣無以解。一時諸臣作緣於逆璫者。首建祠次稱功。又次加銜。三者有一於臣乎。臣亦無以解。按蜀天西數千里。當諸臣交攻逆璫之時。極恨不獲末附一名。以擊權姦。巡青追隨班行者。一年有餘。當諸臣交頌逆璫之時。必不敢旁涉一辭。以希倖躐。此臣之心迹。在朝諸臣。皆目擊之。而臣亦可自循省者也。獨不幸而有巡青一差也。臣不得與重慶同驅黜。卽愧重慶多矣。卽愧於言官之風節多矣。仰惟聖明亟賜罷斥。以明臣節。不然。令臣引疾。以乞休致。俾得歌詠休明之化。恩不啻天高而地厚也。海邦使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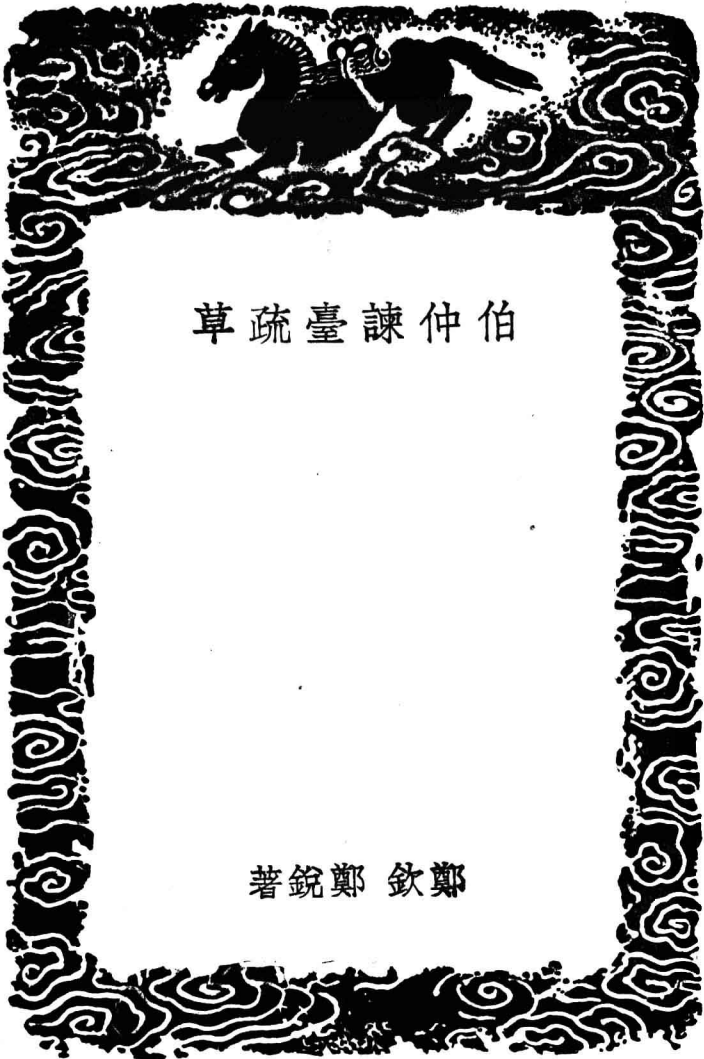
弭寇防海疏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吳謹題爲治粵莫先於弭寇、弭寇莫先於防海、謹采羣議、築險固圉、以垂永賴事。照得東粵介嶺而濱海、而錯壤閩與虔之間、虔寇嘯聚、而以粵爲藪、閩寇跳梁、而以粵爲壑、兩者歲爲粵患、而海寇披猖尤甚、往一敗虜於鄭芝龍、今再喪失於李芝奇、歲繕舟師、以驅擊之、而無以遏其狂飈、祇以供其餘燼、夫非盡師不武、戰不力、備不豫也、彼有所挾而咆哮、以大海爲百二也、我小船不敵彼之大船、我少船不敵彼之多船、我陳師原野之衆、不敵彼之與濟與汨、習波濤而狎天吳之衆也、以所短攻所長、未有能得志於賊者、有實著於此、以之攻擊不足、以之捍禦有餘、摧彼惡氛不足、固我居圍有餘、則隨沿海之港口、相其險阻、扼其要害、大而築銃城、小而築銃臺、或對峙、或錯置、調兵哨劄守之、賊舟泊近、小大

銃炮齊發攻打之。未有不碎其舟。沉沒其人者。此以高臨下。以主待客。以守兼攻。用我所長。破賊所短。未
有能得志於我者也。因檄各道。隨所轄而相度焉。規畫焉。會省以虎頭山爲門戶。天設百粵咽喉。往開總
兵府鎮其間。最長慮也。今因基庀工。築百雉而城之。計宿兵聚衆於此。而外聯艤艫爲重鎮。又遠近築四
銃城。以爲犄角。如馬公灣。如雞籠頭。如魚珠。如赤岡。或獨踞海心。或雄峙海口。皆握奇控要。壯虎豹之勢。
則省會之大形勝也。其次肇慶府。則陽江最近海。而北津之一城三臺。雙魚之三臺。扼其吭要。其次高州
府。電白吳川最近海。而蓮頭港口之三臺。限門入港之左右四臺。踞其關鍵。其次潮州府。則柘林最當賊
衝。而風吹嶺之一關。新村口之兩傍四臺。當其阻隘。至惠州之甲子二臺。海豐一臺。瓊州之文昌感恩各
一臺。廣海衛之小灣南門角各一臺。雷州之通明港一臺。各隨其地勢爲鎖鑰。而沿海二千餘里之形勝。
略具是焉。漸次鳩築。今且有報竣者。有垂成強半者。大約一年內。瀕海郡邑塞所。各設一金湯。各成一天
塹。庶幾杜賊窺伺之心。而褫賊跋扈之膽。此其議創發自諸士紳。督臣同諸司道參酌勘定。而臣以未議
佐之。其費罔敢動民間一石一木。皆督臣同藩臣鹽臣。各道臣搜括設處。而臣間以贖錢助之。但諸臺城
既有成緒。調兵增兵。銃械火藥。所需餉銀不貲。粵東餉銀。徵之丁糧者十之六。取之橋廠稅課者十之四。
藩臣鯁然憂不足。近編書兵餉。考每年缺支四萬有奇。而部文且議增於額解。增非派之商民。則縮之
司餉。今日之商民。已剝骨及髓。派之一字。非所忍言。而今日之東粵。山海交訐。兵食兩誦。縮之。能令庚癸
無呼乎。臣巡歷一週。而頗有稔乎地方情形矣。內寇外寇。未有充斥於粵者也。犴獄土究。未有狼藉於粵

者也。豪民之黠而思逞凌軋而好亂。未有橫縱於粵者也。內雜獠黎。澳夷而外通番舶。交構起釁。未有叵測於粵者也。未雨桑土。未火曲突。當事者無以粵爲無事之國。而又以粵爲有餘之地也。謹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略。陳築險本末。而并及之。仰惟聖明垂察焉。伏乞皇上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魏忠賢、客氏、崔呈秀之伏辜也。公實手定爰書。刊布中外。今讀定罪案。及佐新政。起廢籍三疏。字挾風霜。猶凜凜乎有生氣焉。公登萬歷丙辰進士。釋褐義烏令。以楊鏈左斗光二公薦入爲御史。固宜侃侃諤諤。不踰大節。無負於諸君子哉。又少喜談兵。故籌蜀防海。無不洞識機宜。言皆有物。其所著尙有獲言數十卷。上自邱索。下迄同時作者。依類編輯。而於兵事尤詳。惜屬草未就。身歿之後。傷於屋漏。頗難甄錄。覽者不無遺恨云。嘉慶六年二月。後學趙紹祖識。



伯仲諫臺疏草

鄭欽 鄭銳 著

伯仲諫臺疏草

本館據經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伯仲諫臺疏草卷上

條陳六事疏

明 蘭石鄭 欽著

戶科給事中鄭欽謹題爲仰陳德意、敷求實政、以永保治安事。臣惟聖皇在上、而天下蒙久安長治之福者、致治有實功、而用人有實效也。臣濫竽言責、待罪該科、披閱章疏、恭覩皇上嘉納敷奏、訓勅臣工、屢有從實舉行、實心幹理之諭。今歲四方多警、災害異常、伏蒙聖慈加意民瘼、蠲租發賑、停刑罷役、優恤之恩、等於天地、竊俯而思曰：君令而臣弗共、是不忠也。德施而澤不究、臣之咎也。頃者冢宰員缺、仰荷宸聰、慎簡至公爲國之人、以膺眷命、而臺卿閫帥、皆極一時之選、中外臣工、罔不幸正人之柄用、憚吏治之嚴明、洗心滌慮、精白寅恭、以求報効不遑矣。顧臣蠡測管窺、何能竭涓埃于萬一、然誦聖謨而惕念、感時事而激衷、思救弊以補偏、敢循名以責實、用摠一得、條爲六事、惟聖明垂覽焉。一曰定國、是以正人心、臣竊照人才有淑慝、而政事關焉。政事有治忽、而是非係焉。聖天子運乾綱於獨斷、而分庶職於百寮、寄耳目於臺諫、而總權衡於部院、百官有賢不肖、許臺諫風聞論列、非私臺諫也。所以廣視聽而防其壅也。臺諫有可否、下部院查覈覆奏、非私部院也。所以審羣言而折其衷也。邇來爭端滋起、辨訐成姦、憲臣曰：部臣宜斥、部臣亦曰：憲臣宜黜、一人刺之爲非、一人又執之爲是、甲可乙否、堅白異同、建言者似出公心、報復者殊涉私意、所以然者、良由國是未明、而人心不古耳。夫國是未定、而欲使議論之協一、是猶止嬰兒之啼、

而塞其口也。仰惟天威震懾。海宇澄清。人心士習。大異疇昔矣。然士路已清。而頽風未振。法網日密。而實裨罕聞。弱者因循以觀望。雖國虧民苦。勢迫於燃眉之急。而姑且爲之徐徐。強者逞辨以飾欺。雖事煩民擾。明蹈夫覆轍之虞。而猶肆利口之喋喋。任勞任怨者。百無一二。推奸避事者。十恆八九。負清修之譽。或飭貌而不飭心。狗破格之名。或采文而不采實。將欲舉之而無名。則曰彼曾不附嚴氏。將欲刺之而無名。則曰彼曾濡足嚴門。殊擢所以待異才也。而便給爲能。貪淫不檢者。亦得驟登夫顯秩。何以作天下之忠勤。起廢所以需幹濟也。而桑榆暮景。尺寸未酬者。亦得冒獵夫崇階。孰不以終南爲捷徑。撫按係外官之表率。守令爲生民之父母。好惡不拂。傳嘗言之。愷悌君子。詩嘗咏之矣。往見爲監臨者。徒以簿書督責屬吏。爲守令者。多以深刻承望風旨。上官喜罰贖。相率剝膏削脂。以快其私。上官喜搏擊。相率破家滅門。以投其好。案無留牘者有矣。恤民饑寒者誰歟。不畏強禦者有矣。救民疾苦者誰歟。連篇累牘。盈庭皆卓茂之才。問俗觀風。觸目盡凋疲之狀。是何列諸薦剡者有餘。而徵諸治功者不足耶。抑何張湯虐政。多宜於此時。而召杜仁風。不可見於今日耶。近該銓司留心郡邑之賢者。請加服俸。蓋出格之典。激勸之機。無非爲生民計也。但恐希望者。或不求其實。昧上意向。目循良爲俗吏。務峻刻爲丰裁。則恤民適以病民。盛典不爲厲階乎。據已往之積習。允將來之明鑑。當此賢哲奮庸之日。孜孜汲汲之秋。苟不定畫一之章程。而徒更一時勢。立一法制。易一歲月。新一見聞。非所以培元氣而長國脈也。合無勅下該部。俯察邇言。大加振刷。際盛治昌明之會。酌大中至正之規。圖治務求實際。毋侈虛文。用人務拔真才。毋采虛望。度德授官。

因官取效。以清修屬館翰。而有耳目風紀之司者。不當以緘默爲持重。以廉謹律儒官。而有錢穀甲兵之寄者。不當以規避爲老成。一拔擢也。必其入而在內。足以膺柱石。出而在外。足以寄干城者。然後舉而加之。否則寧循資序遷可也。毋使非望之福。誤及庸人。以速瘼官之誚。一起用也。必其功施民社。爲謀國老成。宏濟艱難。係蒼生重望者。然後召而致之。否則寧賜問表宅可也。毋使昏髦之流。徒取充位。以貽伴食之譏。某爲往行可嘉。毋以一節信全德。某爲舊疵可議。毋以一眚概平生。酷之害尤甚於貪。則官居民牧者。不當以慘刻爲賢能。上有好而下必甚。則身範物先者。不當以摻切爲任事。實意擔當者。務赦其小過。雖三至之報勿疑也。巧言令色者。務灼其深姦。雖衆好之中必察也。再照言官論列。固多風聞。部院查覆。自有公議。言責所係。誼不敢容隱。聖明在上。照臨如日月。去留旌別。天鑒昭然。辨訐之風。殊不可長也。合無查照題准事例。除大臣引過自陳。以俟聖裁。餘經論列者。不問覈實與否。宜杜門省愆。聽該部從公議覆。毋許輒行奏辨。以滋競端。如此。則道揆立而衆志孚。法守嚴而士風正。所以興道致理者。可期實效矣。二曰慎陞遷。以一事權。臣切照全才不可多得。善治必先久任。我國家稽古建官。內設臺館部寺。外設督撫藩臬。凡以國與民之責寄之也。節經議覆。久任之法。固宜斷在必行矣。然卒不免陞遷之太驟者。得非沿習久而拘攣深乎。是故內而卿寺。或爲人那缺。或遇缺推人。遠不及暮。近不踰月。一歲數遷者有之。旬日再轉者有之。外而督撫。或以東易西。或自外補內。趨迎之枕未安。報代之檄忽至。靖盜之戈甫息。內庭之擢隨臨。以至藩臬之官。資俸稍深者。陞改多憑於途次。往來空費於將迎。果爲國乎。煖席未遑。胡一籌

之速展。抑爲民乎。息肩不暇。奚四體之能舒。今之議者。不過曰。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他邦非此人不可。外任不容以久勞。維時與勢。不得不然而不知。率土莫非生靈。顧彼不宜失此。功化難責。俄頃有成。必待三年。若一處未寧。忽遷他處。一官方授。復改他官。遍歷尊崇。一人之榮耀得矣。于朝家何賴焉。昔大禹治水。八年於外。必俟錫圭告成。始有百揆之命。先年巡撫周忱輩。皆歷任一二十載。當是時。豈故疎而遠之。而廟堂之上。豈無一京缺可推者乎。孟軻氏云。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合無今後用人。必加慎重。毋輕授受。卿寺遇有員缺。除資望相應者。照常推補。其餘歷俸未久者。寧暫虛以待。如有正則副可虛。有左則右可虛。縱弗獲已。欲推其人。必俟一年二載之後。方可及之。毋復驟遷數四。以厭耳目。督撫正當有事。安攘方殷者。必俟三載之後。考有成績。卽擢置內庭。如事方有緒未成。民方呻吟未安者。縱使久勞於外。或增以秩。或加以俸。毋復他改別遷。以失觀望。各省兩司。果係資深望重。卽酌道里伊邇。或見任地方。就便超遷。查照前任禮科左給事中鄧楚望所議。毋使朝秦暮越。不勝絡驛之勞。再照事勢。亦內逸而外勞。人情恆厭遲而喜速。臣切見邊腹撫臣有缺。廟堂會推。甚難其人。及不移時。被推者方抵任。向之不堪推者。又公然列爲上卿矣。此無惑韜精養拙者多。而殫力程能者寡也。合無今後通計歷任之勞逸。爲敘遷之縮盈。如終身安閑坐鎮者。不使超越於折衝禦侮者之上。如此。則人得安心職業。而無觖望之私。實意爲民。不蒙速化之念。所以熙載亮工者。可期實效矣。三曰禁改調。以肅臣紀。臣切照改調之弊。與久任正相矛盾。欲久任而不禁改調。是猶

卻步而求前也。今內外官員。係爲事爲民之最切者。莫如部屬守令。夫六部司屬。職守各爲至要。官制原有定序。可論繁簡。而不可論低昂也。往往有假公濟私。更調靡常者。謂吏部進退人才。不宜輕授。必擇有才望者而調之。似矣。其餘各部。亦皆是則。是徼果何所擇而取之歟。謂兵部職司軍旅。不宜徑選。必簡有韜略者而調之。似矣。然旣調之後。又復出此入彼。豈一司馬猶不足盡其才歟。况錢穀國脈所關。刑獄民命所係。工虞孰非急務。而俎豆軍旅之事。亦非可卒辦。此部急於得人。則彼部獨可廢事乎。應調者旣稱有望。則未調者豈皆不才乎。昔顏閔命世之才。所長各止一科。稷契名世之佐。終身惟司一事。何者。不如是。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也。夫積習相沿。固非一日。然方今清明之時。不爲釐正。恐公心反嫌私意。將爲他日鑽刺者啓倖門。覬覦者立赤幟耳。縣之有令。最號親民。百責攸萃。官之久暫。而民之休戚因之也。往往有到任未幾。改調繁難者。卽如臣邑。二年內兩令。皆以調去。以致邑政廢弛。盜賊充斥。一邑如此。他可類推矣。若云他邑多事。則此邦方且嗷嗷。若云才力有餘。則舊任亦宜綽綽。矧令一調。而五害乘之。官無固志。而假穎脫以要名者。一也。代未及至。而委權官以肆劫者。二也。上無定令。吏胥緣資爲奸者。三也。民無恆心。奸宄乘機竊發者。四也。巧猾之徒。或倖其脫去。而恣漁獵者。五也。凡此五害。皆臣愚所目擊。而身親者也。議者欲附合己意。援疾爲喻。謂疾之未甚。庸醫可調。危急之症。非盧扁不可治。所以爲彼者。則善矣。而不知此方元氣就虛。積癰成毒。一旦潰決。莫可救藥。雖急求盧扁。亦何及乎。夫十室之邑。必有民社。武城雖小。不廢弦歌。只今邑里蕭條。滔滔皆是。長官數易。甚非百姓之福也。合無今後寧慎簡于始。無

輕改于終。寧爲官擇人。毋爲人擇官。六部司屬一體重視。除吏兵已經題准。非才德俱優。韜略素諳者。不得擅改二部。其各部員缺。新選遵照舊規。餘卽於內外相應衙門推補。必遴訪而後授之。優文學者。畀之禮官。善會計者。委之錢穀。以司刑獄。必刑名之熟也。以職工虞。必綜理之周也。如其才果優長。功能茂著者。卽留本部久任。而擢用之。如近日戶部郎中魏學會。兵部郎中張志孝事例。任之不爲不重。而待之不爲不隆矣。何必狗彘斷之計。以啓奔競之端乎。至于縣令初補。必視才力優劣。爲邑里煩簡。旣任之後。果係不及者。方准改調簡僻。以示曲全。其地方稱便者。毋復假調繁名色。以致偏累。再照官有內外。爵無崇卑。每遇推陞。京官恆喜遲。而外任恆貴速者。何哉。蓋京官論俸。不論資。外官論資。不論俸。此人情所以重內而輕外也。合無外任如郡守等官。查照京官推陞事例。歷俸三年者。陞以憲副。五年六年者。竟陞參政。廉使。積而至于九年者。竟陞方伯。巡撫之秩。如此。則德溥於委任之崇。績成于行政之久。所以足國恤民者。可期實效矣。四曰專責成。以省添設。臣切照張官置吏。不惟逸豫。惟以治民也。民之聚而爲盜。反側不靖。豈得已哉。蓋其始也。必有以激之。其旣也。又有以縱之。其終也。勢之所迫。不極不止。揆厥所自。其過在官而不在民也。間者災害疊臻。盜賊蜂起。劫庫殺官。攻城破邑。上損國威。下貽民戚。節該失事地方。當事者。不追求致弊之由。救弊之實。奉旨議善後之策。不曰增縣治。添職官。則曰加兵備。復總督。近該閩廣又各有兵後設縣之請焉。臣每見此。不勝慨噫。夫官事不拜。宜聖所訊。冗官之議。識者先之。今天下藩臬郡縣。各有分土。正佐寮屬。各有分民。糧儲兵備。守巡等道。各有分職。而又有重臣以彈壓之。按院以監察之。

謹備禦。則有都司衛所等職。防險要。則有總參遊守等官。一事必設一官。一方必轄一職。揆文奮武。棋布星列。可謂十羊九牧。無復加矣。奈何位民上者。賢智則勤勞案牘。以獵荐剡。不肖則剝民脂膏。以充囊橐。兼以賦煩役重。民失恆業。饑寒迫膚。不能自保。弄兵潢池。嘯聚山谷。癘潰一旦。束手莫支。要皆官之失職。非無官也。卽如徽婺礦賊。生發已數十年。各該守土之官。閉目搖手。略不究禁。延至劫人燬宅。民急而哀。籲控訴于長官。爲長官者。且曰。有上司在。不暇及此。卽一處。而他可知矣。養虎貽患。坐以待斃。乃汲汲于添官設邑。豈理也哉。先因財絀民窮。議革冗員。以省糜費。如川貴總督。蘇常參政。廣德兵備。清浦縣治。其始皆添設也。一經革去。痛快不勝。今歲徽衢兵備之添設。復踵廣德故事。非浙省撫按爲之調停歸併。則不一二年。又將有裁減之議矣。夫地理遼曠。人情強悍。易發難制。亦必有所當增設者。但不揆之地方。凡經失事。一概陳請。爲苟且推諉計。切恐殘喘之區。瘡痍之後。不勝休養生息。而供億動作。糜費百出。將見擾害愈增。而顛連愈甚矣。合無勅下該部。務加參酌。見今陳請者。必揆諸地里之宜。民情之便。委係曠悍難制。萬弗獲已者。然後曲從所議。毋任彼目前之謀。以貽後累。其已經添設。如川湖等處。容或有無事地方。官多所當歸併者。行令量照浙中事例。哀多益寡。以圖官民兩便。仍通行各直省撫按官。申飭各該司道郡縣。念所在之多虞。憫閭閻之疾苦。爲守令者。飢溺猶己。視民如傷。田野荒蕪。何以闢之。流離逃竄。何以復之。風俗薄惡。何以挽回之。民情頑悍。何以馴服之。刑罰中教化。勿恃守身之濯濯。而險刻以矜能。催科中撫字。勿視待哺之嗷嗷。而苛併以塞責。保甲毋襲故套。而必求寓兵于農。以彌盜于未形。積穀毋飾。

虛文而必求有備無患。以救災于既至。萬一水旱爲災。積貯無備者。必追究舊欠之官。及地方有警。不能早見預防者。尤根極貽害之原。一併重加斥治。雖已經陞遷者。亦要嚴行提究。不得輕宥。佐貳等官。督糧管糧。清軍巡捕。管馬理刑。原有耑職。嚴加切責。各求實效。以不失國朝設官之意。毋許舍本職。營別差。以妨正務。兩司如兵道。務率所屬。練卒伍。時簡教。以戒不虞。守巡時行郊陌。省耕斂。問疾苦。以察撫按所不周。補守令所不逮。毋或自求暇逸。動委有司。徒了文移。撫按出巡。各照所屬職守。悉心考核。某爲恤民而稱職。某爲殃民而不職。某爲廉能。某爲貪酷。必訪其實跡。可據者。定爲舉刺。毋或尊大其體面。寄耳目于匪人。惟奔走承順之爲恭。如此。則官不加多。而自無僨事之患。民免紛擾。而允底輯寧之休。所以拯溺亨屯者。可期實效矣。五曰嚴任代。以圖安攘。臣切照忠於事君者。不謀其利。急于爲國者。不顧其家。我國朝加意安攘。凡邊腹巨鎮。專設督撫重臣。握樞控要。彈壓保障。兵馬之強弱。糧餉之盈縮。地方之安危。所關係誠重且大也。往多冒濫邊銀。侵剋糧餉。屢經參勘。及被命赴任者。相率遲延。致遭論劾。臣切謂撫臣所以仰荷厚恩。俯膺重寄者何如。而可以貪肆怠緩若此耶。夫禮君言不宿于家。督撫職耑闕外。一受勅命。卽有地方之責。痾瘵休戚。身且不可不有。況可枉道回家。以遂其從容宴豫之私耶。先經題准。凡總督巡撫。不拘邊方腹裏。如遇陞遷事故。俱候交代畢日。方許離任。非徒使之假宴會之歡。以敝新舊之雅也。蓋以重大責任。非可輕投。錢糧兵馬。安危利病。躬相授受。俾舊政不墮于垂成。新任藉有所持循耳。頻年陞調不常。遷轉靡定。等開府如傳舍。視勅命如弁髦。爲新任者。領勅私歸。絡繹遷延。其中固有情不容已者。而要

之私便身圖。問田卜宅。侈炫耀于故鄉者恆多也。彼舊任之人。或京擢行。或調繁去。或貪酷罷。或守制歸。相候動渝半載。使久任皆陞調者。猶知自檢。以避物議。而罷廢休致者。亦坐以待繼焉。則將有不肖之徒。貪得無厭。惟恐代者之不遲。此方駐節。而彼已滿載矣。如江西巡撫周某。久坐廣信。而遍索前件。數月何啻萬金。寧曰甘棠遺愛。延綏巡撫胡某。侵剋餉銀。而大誤邊事。覆勘俱有實跡。豈云琴鶴清風。此外又有事變無容少待。至情不忍久淹者。如之何而可遲且緩也。邇來新舊相接。彼此交代。不過盛張筵宴。備陳儀物。酬酢交歡而已。迺有賊私數萬。如王某等所爲者。蹈常襲故。玩愒因循。及經查盤。賊跡暴露。雖奉旨追賠。在不肖者。固無足惜。然堂堂都憲。而下同于僕隸。于體統不甚褻乎。目今督撫諸臣。一時多係新任。尤宜申明法制。嚴示期限。深鑒往弊。著爲定例。伏乞天語叮嚀。申飭各該新任撫臣。不問邊腹地方。俱刻期就道。着速赴任。並不許枉道回家。稽遲歲月。交代之日。即將前任動支過錢糧。給散過軍餉。或修築過墻堡。或練補過軍伍。田地有無荒蕪。會荒蕪者。有無開闢若干。人民有無逃竄。會逃竄者。有無招撫若干。賦稅有無逋欠。會逋欠者。有無徵完若干。盜賊有無生發。會生發者。作何撫勦。地方有無災傷。會災傷者。作何賑恤。一應承接事宜。具悉交割明白。舊任復命。新任交代。逐一開款具奏。如仍蹈故習。枉道稽遲。及徒事虛文。舉行不實者。容該科訪聞參究。如舊任官有冒破侵欺等弊。新任官隱護不行稽考。聽巡按官查出。一併參奏斥罰。如此。則視國猶家。而督責有端。功急公忘私。而撫綏無遺力。所以安內攘外者。可期實效矣。六曰革宿憲以振漕綱。臣切照行法者。貴求其本。革弊者。務濬其源。凡一應漕運事宜。先該部給

事中張憲臣建議已經題覆。臣無容復贅。今閱漕司條奏。首以根極弊源。歸咎有司之不守漕規。不遵明旨。而謂諜謀于運官之貪取常例。運軍之恣肆刁索。爲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臣切謂糧米粗濕。及船到無糧。誠當責備有司。而官軍之刁蹬需索。作弊啓釁。實壞漕之本源也。何者。蓋漕運之患。不過曰遲誤漂流。掛欠。而壞漕之弊。則莫如運官之科索。與運軍之缺少耳。臣查得議單內開。稱凡逃故軍士。各該衛所不行僉補者。聽各該委官。比照京操官軍該班。不到事發參究。又稱凡把總等官。索要運軍常例。科索銀兩。照銀數多寡。問罪降級有差。重者發邊衛充軍。及侵剋運軍月糧行糧。多索船料等項銀兩。查有賊私。俱照監守自盜事例。引擬發落。是立法非不嚴。防姦非不密也。奈何因循日久。法紀廢弛。總兵方恩。狡詐沽名。殊無任事之實。參將福時。持身廉謹。而乏通敏之才。其各把總之設。所以約束一總。督幫償運也。率皆資緣爲姦。恣行科索。每幫船一隻。索銀一兩。名曰幫錢。索米一石。名曰食米。沿途派搭私貨。責令各船包認發賣。名曰貨錢。抵京交糧後。責令旗軍出錢雇車。裝載回南。名曰車錢。種種名色。頭會箕斂。非特江西把總劉希賢爲然也。如江南上江把總周軻。先索新安衛翟指揮幫銀一百二十五兩。及翟指揮爲事。倪字代運。又勒銀八十兩。到京尤復索多。致本官揭償完糧。卽一二總而餘可知矣。夫把總貪肆爲姦。故官旗通同作弊。人咸以武弁庸流。置之弗齒。而不知關係國儲。爲害實大也。舊例。每船一隻。旗軍十名。衛軍先僅撥運。次及別差。今各衛所官。多將有田正軍賣脫。而以無田餘丁補數。其行月二糧。又皆官旗冒領。以充使費。併扣還遞年補納漂流之數。軍丁苦累。情願幫貼旗甲。不肯赴運。冊載空名。軍無實數。每船正

軍多不過三四人。過淮之時。雇覓外班棍徒。撐駕而劫掠偷盜之患。乘之利害休戚。全不相關。稍遇風濤。輒至漂流。乃希圖羨餘銀兩。爲之抵補。抵補不足。遂成掛欠。凡此宿蠹。可獨歸咎于有司乎。此運官之貪肆。運軍之缺少。臣切謂其爲壞漕之本源也。目今督漕。正值初任。總兵又當更置。合無勅下該部。會推才守俱優。實心任事者。以代其任。督總相與會同。瀟鑿宿蠹。痛加剗革。先將一二貪肆者究治。以警其餘。于各把總。嚴加懲戒。如蹈前弊。不時參究。新運在卽。行各撫按。責令各該衛所掌印官。缺少運軍。先照例住支俸糧。卽將各項下精壯軍丁。通融撥補。務足額數。方許開俸。勒限先期造冊。解赴漕運衙門。候糧船過淮之日。漕司照冊查點。各軍有無足額。是否精壯。真正軍丁。如有不足。比照京操該班不到分數事例。將掌印官罰降。如復虛捏詭名。雇覓棍徒者。併行參提重究。月糧務要親給。安家行糧。如數給散。各軍毋許官旗仍前侵剋。違者參究如例。再照掛欠糧米。邇年沿襲爲常。延推不行完納。各把總又復冒領新運。殊非國法。合無勅下總督倉場衙門。卽查見年掛欠之數。將各把總。嚴行參問。輕則罰俸。重則降級。令其戴罪領運。必俟賠補完日。方許開俸復職。如此。則紀法嚴而宿蠹以清。漕綱振而轉輸有賴。所以裕儲足食者。可期實效矣。夫以上六事。雖若爲不經之論。迂遠之談。極知螢光無補于大照。而芹曝聊效乎微衷。是以不揣慙愚。冒昧瑣瀆。伏乞聖慈。俯賜採納。勅下該部。參酌可否。見諸施行。或可以爲循名責實。久安長治之一助也。臣不勝戰慄祈懇之至。

彈劾悞事重臣、速處運道、早靖地方疏。

戶科給事中臣鄭欽謹題爲仰關國計俯切民瘼懇乞聖明並究悞事重臣速處運道早靖地方事臣竊惟朝廷設重臣以布要地莫非爲國與民也人臣受寄托而效忠赤莫大乎國計之與民瘼也國計最可慮者惟運道而總理實當其任民瘼最可慮者惟盜賊而督撫實膺其責故總理賢否國脉攸關督撫才不肖民命所係必視國猶家者斯無誤國矣非是而儉俸酷躁以冒竊炫耀者鮮不爲邦家之蠹也視民猶子者斯無殃民矣非是而疎虞乖玩以僥倖陞遷者鮮不貽地方之戚也臣初叨言責知識昏愚非敢過爲指摘以傷渾厚之風然目擊時艱誼不容默敢卽二事之重且急併其臣之不忠不職之甚者敬爲我皇上陳之國家財賦取給于東南而轉輸于漕運徐沛者運道之咽喉京師之命脉也徐沛淤則咽喉阻塞漕運隔則命脉不通其所關於國計非淺淺者先因河水泛溢淤塞異常上廩宸念該工部題奉聖旨是這運道淤塞異常相應作速開濬吏部便推舉才望大臣一員前去督同河道等官協力整理以裨國計欽此吏部等衙門會推新任南京刑部尙書朱衡改工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漕運既受命皇上申勅之曰宜速往理以副朕重國之意及赴任未幾復宣諭曰因河叩佑須人事第一可示衡盡心處理不拘幾日一報大哉聖言所以軫念運道者何至懇而屬望於衡者何至殷也爲衡者固宜實體聖心不遑寧處督率沿河諸臣協心計議廣詢博訪相地里度事勢之必可行者因地以分工計工以定日刻程進報務期事半功倍一勞而永逸以不負簡命之隆斯可矣臣聞其始臨地方不急爲公務謀而汲汲與河道諸臣爭接見之儀副使柴涑謁見稍遲而竟被參劾郎中程某畏威疾趨而幾致沉溺

以致諸臣疑貳。數日不相會議。緩王事而競私儀。大悖皇上作速開濬之旨。此其凌下罔上。有負簡命者一也。旣而閱視河流。荒唐瀾漫。方寸猖狂。倖倖自好。不循故道。妄濬支河。以圖僥倖。雖地方村童俗子。靡不歎其乖錯。臣嘗得之傳聞。訪諸輿論。皆謂沂山一帶。土淺泉湧。人夫不便挑挖。且間以呂孟等湖。欲建築長堤。勢必不能。及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潘季馴題稱。沂山一帶。必不可行。欲自留城出口。以濬故道。論者皆可馴之議。而謂衡之見左。蓋由衡剛愎自用。不能詢謀於始。是以偏僻自信。互相乖異于終。大違皇上協心督理之旨。此其輕舉妄動。有負簡命者二也。夫徐沛之民。飢溺相仍。嗷嗷待哺。仰荷聖慈。給賑濟。存活蒼生。莫不銜恩興頌。祝聖壽億萬年。衡所得于欽承者也。顧乃見之不審。旣役民於不可爲之地。及工之難成。復驅民於不可堪之法。張銅鑿之刑。布腰斬之令。鞭笞之辱。濫及于州縣正官。截髮之威。酷加于解夫主簿。聞有典史押夫逃亡。懼罪而自縊者。風聲騰播。人心搖搖。且當天氣寒沍。謾不加恤。斃非命而殞凍餒者。不下萬餘。則皇上濟度之民。不足以償衡凍斃之命矣。近聞自南來者。皆云各處所解人夫。初僱每名僅銀二兩。今增至四五兩。一名。問其故。則皆憚衡威過峻。人人自危。如入虎穴。莫肯承應。目今春夏之交。民不聊生。震驚搖動。變不可測。民心一失。其患有甚于河者。可不深爲之慮哉。此其悖德虐民。有負簡命者三也。臣查得舊例。糧船過淮。定限四月。先蒙皇上垂念。亟勅朱衡總理河道。蓋憫舊淤爲患。恐新運之不前也。今期限日迫。糧船輻輳。中外引領。將謂不日而告成矣。近該衡題爲欽奉聖諭事。內開。裏河工程。南北一百餘里。尙未估計。今應挑濬中間四十六里。挑穴天餘。泉湧屏水。難以施工。又自

百中橋至境山六十餘里。皆須挑濬。工費頗鉅。除原題用銀四萬四百二十七兩三錢。及漕糧三萬四千五百七十七石。聽給各夫工食外。尙該增銀一十九萬八千四百餘兩。臣聞之不勝駭愕。夫衡初怨望南曹。而營謀總理。惟恐求之不得。大言曰。使我督此工。不踰時可完。今授命總理。已踰半年。爲日不爲不久矣。已用銀夫不下數萬。所費不爲不多矣。顧未挑者一百餘里。至今始爲估計。則前此歲月之坐視。作何經營。已挑者八十餘里。功緒毫無端倪。則前此夫役之繁興。有何實濟。況其堤岸難築。則糜費徒增。而無補于事。屏水施工。則民力虛竭。而益見其乖。所以欺君誤國。莫此爲甚。有負簡命者四也。蓋天下之事。必誠與才合者。始克有濟。而遭大投艱之責。必非便僻側媚者所能辦。若某者。本無忠君愛國之實心。徒有飾詐文奸之利口。嗜盜贖而談孔孟。假狐媚以濟狼貪。歷藩臬而鑽資巡撫。夙著污名。進卿貳而冒濫銓曹。全無善狀。不思漏網之魚。痛加懲創。徒縱溪壑之欲。延攬門徒。一遇考察。則揚言于人曰。某我當留。某我當去。假斥陟之重典。以市一己之私恩。一遇陞遷。則聲聞于衆曰。我行取某。我推陞某。視賄賂之重輕。以爲許可之優劣。巡撫游某。遇倭猖獗也。恐以罪禍。而騙銀三百。張經歷之送入有徵。卽一外官。而其餘可知矣。知縣賴某。貪濫著聞也。替謀兵部。而受賄五百。寧國縣之土民共憤。卽一京官。而其餘可知矣。如婺福山東等處。凡原任所歷之地。靡不認爲故舊。而暮夜之濫投。雖庸墨武弁等流。苟禦人國門之外。一皆誘入門牆。而苞苴之無算。用鄉里過付於私門。責兵馬追徵乎吏辦。此其生平儉佞。固士論所公非。而近行鄙污。尤君子所不齒者。始被南曹之命。則思城社之莫憑。依然若喪家之狗。而過爲哀乞。繼聞總

理之推。則幸壘斷之獲登。揚揚然似出柙之虎。而橫肆作爲。以是質諸臯夔之列。律以堯舜之朝。在平時則爲巧言令色之孔壬。處有事則爲方命圮族之伯鯨。無一可者也。使處之不早。則不惟無益運漕。而適足以滋患害矣。此臣所以深知其弊。而謂國計之最可慮者也。伏望皇上憫流離之擾害。念漕務之迫切。勅下該部。將朱衡速賜罷斥。或着令四籍聽候別用。再照善區畫者。事半功倍。前車之覆。後車之鑒。除費過銀夫外。見增銀二十二萬兩。當爲畫一定計。且徐沛飢溺之地。增一上官。則增一供應。增一擾害。則增一怨咨。仍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或新河必可成。或正河必當濬。或運船何由暫達。申勅右僉都御史潘季馴。督同河道等官。速爲區處。或爲事體重大。別簡老成實望大臣一員。前去督理。以求萬全。如是。則運道不致終誤。而事既不煩。民亦無擾矣。國朝之設巡撫也。所以專閫率屬。靖盜安民。四川號天險之區。素非戎馬之場也。頻經流賊生發。不勝陷害。草竊據叛。人遭荼毒。良由湖省牽制。督撫踈玩。不能仰承德意耳。近該巡撫右副都御史劉自強。題爲妖逆就擒。查參失事官員事。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巡按御史李廷龍。題爲將官撫馭失策。軍兵流毒地方事。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俱該兵部覆。奉聖旨。是這賊寇餘黨。着兩省撫按官協心相機撫剿。以靖地方。不許乖違悞事。欽此。臣覆思之。皇上垂念生靈。恩威並著。川民之幸至矣。臣復何言。但臣竊料彼中之事體。兼詢該省之士夫。則知蔡伯貫之流毒。固由羣臣失事。而該省巡撫劉自強。專制一方。尤爲罪之首也。黃中之叛。據固由川臣失策。而湖廣巡撫谷中虛。聲勢相聯。實不能逃其咎也。故以湖廣言之。黃中屬施州衛管轄。占據支羅險寨。流劫奉節。鄖陽等處。

賄結本管施州衛守備等官。在川民則被刼害。欲行征勦。而勢難遠制。在施州衛則受其賄賂。密肆彌縫。而瞞蔽上官。是以據竊數年。荼毒一方。皆湖廣撫臣受欺乖玩。不與川臣協勦故也。又聞守備湯世傑等。受賄千金。將軍人二千。并經歷指揮。爲質寨上。黃中方出投降。及中被責下獄。其弟黨憤怒。殺軍千人。經歷跌死。指揮傷足。當事者俱未申報。此其于事體何如也。比巡撫湖廣者。安得謂本省既已投降。侵凌非我赤子。而可謂無咎哉。以四川言之。頃者蔡伯貫之肆害。則以官軍下征黃中。乘虛竊發。連陷七八州縣。殺傷四五萬人。一時相因。誰爲厲階。則流賊之禍。黃中引之也。黃中未平。以致中路覃正秀。覃正才。散毛譚茂遐。施南譚文漢等。效尤無忌。刼虜忠州。酆都。縣軍民二千餘人。陷峒。俱未追還。則各夷之禍。黃中引之也。比見任督撫者。安得謂蔡賊既已就擒。黃中置之度外。而遂可道其責乎。且今督撫之臣。有自簡而調煩者。必其才力有餘。可堪重任也。谷中虛一人耳。歷川湖。而又轉陝西。不踰時。而連遷三省。席不暇煖。將謂才力有餘。而川湖不足爲乎。則黃中以一小寇。憑凌二省。谷中虛在川中。曾目擊矣。昔知其荼毒。今任其欺誣。譬之縱虎傷人。坐視其搏噬。而猶云非剝膚之災焉。才力有餘者。固如是乎。又有自外而轉內者。必其安攘有功。特加優異也。今劉自強既擢內堂矣。黃中之寇。十有餘年。非朝夕之故。而蔡伯貫之黨。竊發本地。又非倭虜之來。不可測者。比顧乃縱其蔓延。任其刼陷。聞旨住俸戴罪。然後上緊奮勦。雖有擒獲之功。何足以贖其喪失之罪。今劉自強報功之疏。猶謂官兵全捷。地方已寧。蒙恩准令開俸。竊恐生靈之塗炭。中黨之肆逞。皆誰之尤。譬之受牧牛羊。立視其斃。乃曰我將反諸其人焉。安攘有功者。固如是乎。

然此特其已然者耳。今黃中假投湖廣黨衆肆害。川兵久困糜費。湖兵受餌逗遛。人心惶惑。莫知所終。方春妨農。飢饉尋至。臣恐川民之禍。不至于黃中。而又別出一蔡伯貫矣。矧聞其賊衆。不過二三千也。其寨險。亦非算子坪。蜡耳山。香爐山比也。彼皆剿平。而此獨不可剿乎。比之川湖雲貴土司。黃中特萬分之一耳。今各土司觀望者衆。若不亟爲剿平。則各夷輕視而謀動。禍且蔓延各省矣。豈懲一警百之道哉。卽今新舊更替。谷中虛旣轉陝西。楊豫孫尙未出京。劉自強已陞京堂。譚綸尙未入蜀。當拯溺救焚之時。而值兩省主將遷轉之際。臣恐上之主事者。去留在念。而無固志。下之任事者。從違靡定。而有懈心。藥未痊病。而醫無定藥。能保元氣之不大傷乎。此臣所以心虞其變。而謂民瘼之最可慮者也。伏望皇上憐赤子之久困。憤賊黨之橫害。勅下該部。將谷與劉併賜罷處。或念其素望頗優。重加罰治。責令彼此協心。盡剿中賊之餘黨。盡復刼陷之戶口。方許交代離任。夫如是。則玩寇殃民者知警。而民害早甦。地方允賴矣。夫卽二事而較言之。朱衡巨奸。儉詐心術。大壞士風。谷中虛劉自強。清謹素聞。官箴尙無物議。似不容以概論。然一以誤國。一以殃民。三臣之罪則均。原於國計攸關。民瘼所係。故敢不避狂瞽。不惜嫌怨。祇陳于君父之前也。懇乞睿覽。察臣一得之愚。並賜究治。則天下幸甚。臣不勝激切戴罪之至矣。

明史朱衡傳。衡循盛應期。新河遺跡。議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爲濬舊渠便。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薛河諸水入新渠。築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劾罷曹漢副使柴淶。重繩吏卒不用命者。給事中鄭欽劾衡虐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

及秋。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衡議。亦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王襄。交章請罷衡。會新河已成。乃止。按史所言。衡才略固有過人者。然當時之悻悻自好。及虐用民力。亦概可想見。而新河再決而後成。其間不無生靈之被害者。則亦未可謂當日諫垣諸公全不識經濟務也。今邑志但附公於其父懿行傳。鄭志亦僅具官閱。而公之崇論讜議。皆不得著。豈所以傳信哉。因刊公諫草。而識之於此。嘉慶五年三月廿二日。後學趙紹祖識。

伯仲諫臺疏草卷下

明 雲石鄭 銳著

留都銓部考察不公大臣去留不當疏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鄭銳謹題爲留銓大臣欺上行私久玷清議懇乞聖明處分以服人心以答天意事。臣惟人君之治忽在庶官。庶官之臧否繇冢宰。況留都漸遠王畿大小臣工所賴以核實而去留者惟吏部尙書得而專之。其權亦重矣。苟任用匪人而徇之以私意則臧否一混而去留悉乖。欲以服人心答天意焉可得也。昨者彗星示異伏蒙皇上允言官之請循例考察京官事方竣而星遂回此皆皇上君臣交儆至德格天所致爲留銓大臣如潘晟者亦宜秉公考察仰體皇上盛心可也。孰意其奸貪姿縱欺上行私有若是其甚焉者乎。近覩南京戶科給事中傅作舟等湖廣道御史陳堂等各疏詞一則謂部院大臣考察私庇親識一則謂銓部大臣考察徇私臣竊以皇上勵精圖治際世道清明之會內外臣工咸知淬礪以求效明時而獨有衰縱不職濫叨留銓如晟者殊可怪也。譚者曰皇上進退人才毫髮不爽有臣若此首斥無疑矣。及奉明旨潘晟張岳着策勵供職欽此。仰見皇上天高地厚之量優禮大臣之心或不忍以一時而遽棄之耳。何敢妄瀆天聽哉。但頃聞人言嘖嘖僉謂貪肆如晟卽南北大臣中所僅見者。謹冒昧爲皇上陳之。朝廷馭世之權莫重于退不肖。臣子欺君之罪莫甚于徇私黨。此雖在一命之臣尙不敢自私而況身爲冢宰尤庶官之表率者乎。其在無事之時尙不可少縱而況職司考察尤黜陟所攸繫

者乎。晟之罪狀。往歲言官所論列者。計十之六七。近時科道所拾劾者。僅十之二三。且臣任浙中。詢之士夫。訪之鄉里。靡不切齒。細察其故。則于請之書。徧及于有司。雖三兩五兩。來者不拒。弟侄之屬。橫行于驛遞。縱一夫一馬。取之無休。其他張聲勢而撓公法。市威權而虐良民者。不可勝數也。夫以晟之平日。所不足于輿論者。既如此。其素著。晟之今日。所不滿于言官者。又如此。其僉同。臣不敢復贅矣。姑以考察一事論之。如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呂若愚。刑部山西司郎中包大燿。是二臣者。奸貪顯著。公論所不容者也。晟則以親之故。庇若愚而姑置之不及。又以岳之故。庇大燿而姑列之浮躁。甚至陽爲囑託。而挾制屬官。陰肆詆誣。而中傷同類。晟之用心。亦狡矣。果曷故哉。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塞衆口。而掩公道云耳。幸而考察疏一進。而明旨獨以包大燿着照不謹例。閑住。人莫不曰。皇上明見萬里。何若此其神也。及南京科道官糾十二臣。而明旨復以呂若愚着革了職。冠帶閑住。人又莫不曰。皇上總攬乾綱。何若此其斷也。惟晟則猶肆然在位。卽訪之輿論。則甚有不平者。蓋以考察之權。潘晟主之。張岳佐之也。呂若愚。包大燿。惟潘晟得以私庇之。張岳不過爲之協贊而已。今若愚。大燿。俱蒙罷黜矣。而潘晟當何如。譬之捕盜。而故縱者。盜旣獲。而縱盜者可無罪乎。張岳旣蒙降調矣。而潘晟又當何如。譬之同謀。而犯罪者。爲從旣坐。而爲首者可倖免乎。夫皇上意欲汰不肖。而晟則敢于庇不肖。皇上意欲布公道。而晟則敢於徇私情。是晟之欺罔朝廷。人所共知。晟之首宜汰斥。彰彰明矣。況人言張岳之才力聞望。固不同于潘晟。而潘晟之衰縱貪汙。則大異于張岳者。若于岳則處治。而于晟則姑留焉。無乃大拂天下之心耶。臣恐公論旣淆。則法紀

日弛。法紀既弛。則國威不振。此臣所以不敢隱忍于君父之前也。抑臣聞孔子之論事君。則曰。勿欺也。而犯之。又曰。臣事君以忠。晟而欺。上行私。肆無忌憚。其于事君之道。亦甚悖矣。又聞之語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晟而貪位希進。恬不知恥。其于止足之義。不亦甚乖乎。恭惟我皇上素以忠誠率下。以恬退勵臣。安可使欺罔行私。貪進無恥之人。一日容于堯舜之世也。伏乞聖明博採輿論。俯察臣言。勅下吏部。將潘晟亟行罷斥。另選誠實忠良。端方直亮者。以充厥任。庶乎公道明而人心咸服。和氣感而天意可孚。卽唐虞三代之治化。不是過矣。臣愚何幸而躬逢其盛。天下臣民。又何幸而共沐其庥也耶。

植綱常疏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鄭銳。謹題爲輔臣忠孝迫於兩難。懇乞聖慈。酌去留之權宜。以植萬古綱常事。臣聞君臣之義。固無逃於天地。而父子之情。尤莫解於人心。故情可以掩義。而義不可以奪情。此萬古之綱常。無容一日少踰者也。恭惟皇上獨稟異資。嗣承大統。講學勤政。孜孜罔輟。誠天生聰明不世出之主也。時有賢宰輔。受先帝付託之重。日夕贊襄。圖維化理。環海內外。莫不頌聖君賢相之大有造也。頃者元輔張居正。忽聞父憂。荷蒙皇上眷顧之誠。肫肫懇至。勉留之旨。懃懃寵錫。臣等伏讀溫諭。亟歎曰。此曠古所僅見也。蓋皇上推心置腹於元輔。真不容一日離左右者。而元輔受皇上腹心之寄。又豈忍一日違於君父之側哉。但以臣愚細察元輔之心。誠有兩不得已焉者。初以父制當守。乃人子迫切之至情。故陳詞乞歸。至再至三。是不忍不去者。固其不得已於親之心也。繼以君命當遵。乃人臣報主之大義。故疏請辭俸。

在京。仍候大禮既成。預允歸葬。是不容遽去者。尤其不得已於君之心也。幸蒙皇上博採臣工之輿論。俯鑒元輔之悃衷。特降明旨云。卿爲朕勉出。朕心始慰。這所奏俱准。歸葬一節。還候旨行。凡誦聖諭者。咸謂皇上留臣之切也。如此。待臣之厚也。如此。納言之勇也。又如此。臣以書生下吏。蒙皇上拔置臺列。試職以來。日以圖報爲念。昨於元輔之求去也。旣不能爲皇上懇留。茲於元輔之勉留也。方將爲皇上私慶耳。又何敢妄爲異論。以瀆天聽哉。但近奉聖旨。今後各衙門有重大事情。科道官知而不言。俱以不職論斥。欽此。臣連日詢之臣庶中。羣議迭出。叩之。則曰。元輔受顧命。佐聖君。可謂忠矣。如孝何。臣於元輔。叨辱薦拔之恩。雅有師生之誼。驟聞此言。而不爲一白。臣不忍也。然去留之權在皇上。非元輔所得自由。有此人言。而故爲緘默。臣不敢也。且忠君孝親。萬古綱常所繫。事情重大。孰過於此。言官者。敢與天子論可否者也。若知而不言。甘蹈不職之罪。臣又敢自安乎。故敢披瀝愚衷。冒死爲皇上陳之。臣幼讀傳記。有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又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切謂忠君者。必先於孝親。未有不孝其親。而能忠於君者也。恭遇皇上素以孝思奉先帝。且以孝道風天下。將不以大孝望元輔乎。今覩元輔之疏。一時若爲皇上勉留。推其一念之真誠。終未免割愛於其父。元輔之心。亦甚苦矣。當此兩難之時。若不曲爲權宜之計。恐非所以安元輔之心也。臣竊思之。皇上此時大禮未舉。時猶可待也。倘蒙體念父子之大倫。垂憫元輔之哀懇。暫容其奔喪圖葬。使得以少盡人子之情。仍勅其依限回京。又有以終全大臣之義。此豈直元輔舉家世世感恩而已。將使天下爲臣盡忠。爲子盡孝者。莫不曰。此皇上風之也。又使萬世而下。稱元輔爲忠臣。爲孝

子者亦莫不曰。此皇上成之也。載之史冊。勒之鐘鼎。皇上其萬古綱常之倡乎。而君道相業。寧不益隆於前代也耶。臣叨冒言責。愚昧無知。近見皇上觀星變之異。痛加修省。鑒言官之疏。慨賜嘉納。是以自幸遭逢之偶。敢據一得之愚。冀植萬古之綱常。寧避一時之鈇鉞。伏乞皇上俯垂寬宥。曲賜裁行。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緣係輔臣忠孝。迫於兩難。懇乞聖慈。酌去留之權宜。以植萬古綱常事理。謹題請旨。

棍徒結黨。唐害良善。凌辱大臣疏。

巡視西城。陝西道監察御史鄭銳。謹題爲棍徒結黨橫行。唐害良善。凌辱大臣。乞賜嚴究。以飭禮法。以靖地方事。臣惟聖王所以範人心而維世道者。特有禮法在也。矧京師輦轂之下。尤禮法所自出。四海所具瞻者。我皇上臨御以來。屢詔百司。申嚴法紀。中外士民。翕然嚮化。罔敢踰越。庶幾唐虞三代之盛矣。不謂猶有兇惡棍徒。結黨橫行。唐害良善。凌辱大臣。恣肆而無忌者。臣職司巡視。事干地方。切恐漸不可長。敢據實爲皇上陳之。本月初十日。據阜財坊總甲伊雄報稱。協理戎政。兵部楊尙書。被不知姓名人一起。譟罵趕打等情。臣聞之。不勝驚駭。隨行本城掌印兵馬王典查報間。據呈。本月初八日未時分。尙書楊兆。由宣武門大街經過。被錦衣衛總旗韓朝臣。校餘傅宗仁等一起。棍徒騎驢進城。衝突轎前。全不遜讓。當有卓役喝令迴避。伊等不忿。口稱我們兄弟十虎。誰怕你官等語。惡言譟罵。毆打卓役。本官初以爲醉酒無賴之人。尙置不較。隨拜本部侍郎鄭洛。方入廳中。惡等兇忿未息。仍復趕進宅內。嚷罵不已。聲言要行打碎牙牌等語。比叫該坊總甲拴捉。衆惡跑走。止獲韓朝臣。傅宗仁二人鎖鋪。候次早呈解間。本官查係錦

衣衛人役。隨差人取送該衛去訖等因。到臣。臣切以部堂大臣。皇上所敬禮者也。在庶官且不敢慢。而況於平民下役乎。錦衣衛屬兵部所統轄者也。在長官且不敢抗。而況於總旗校餘乎。軍民迴避官長。原有定制。各犯公然衝道。卽令迴避。分所宜爾。乃旣抗辱於塗。撻其役從。復行趕進宅內。攘罵不已。其施于大臣如此。則自大臣而下。又不知何如矣。卽一時兇悍如此。則平日橫惡。又可知矣。各犯何所恃而敢爲此哉。臣備訪之。韓朝臣等平日倚恃錦衣衛聲勢。結義十弟兄。號稱十虎。橫行各城地方。非朝夕故矣。在西城則有李七卽李拱。詹大卽詹計福。吳古崗。賈三。白雲焉。在南城則有李二。景永受焉。在中城則有牛二焉。臣猶未敢遽信。復行該司查訪相同。據其挾衆逞兇。凌虐平民。賭博局騙。霸占巢窩之類。難以枚舉。姑卽其甚者言之。如奪人妻女。則李拱有陳愛兒。詹計福有司嬌兒。吳古崗有李官兒。牛二有陳香兒。各婦見在可證。如科斂民財。則擅派水戶陳江王見等月錢。詐騙人戶龐儒等會銀。各家逐一可審。如白晝打搶。則夥糾張成仲玉等。在于南城地方。搶奪龐儒銀物。打落二齒。見有光棍卯歷可查。如盜拐人財。則窺見王監丞妾劉氏婢何氏姿色。串通鄰人閻守志。夜半潛入其家。將二婦勒拐。盜出金首飾壹副。銀壹錠。窩藏金箔衚衕。輪流姦宿。首飾銀兩。各分入己。錦衣衛有卷可查。至于霸姦宣武門外娼女任氏。將伊寡母謀死。李拱則強賣其女。得銀五十兩。袁鐸其買主也。詹計福則霸占其宅舍。賣銀四十餘兩。宋見其知證也。惟其平日搆黨橫行。藐法干紀。無所不至。地方軍民。畏其勢惡。莫敢誰何。是以放縱得肆。敢爾凌辱大臣。恬無忌憚。遂至于此。今二犯雖已被獲。而各黨尙未拘拏。非奉明旨嚴行究治。恐將來效尤成風。凌

上虐下。越禮犯分。大爲都城之蠹。殆不止如韓朝臣等十虎已也。故敢冒昧上陳。伏乞勅下法司。將已獲韓朝臣、傅宗仁及未獲李拱等。一併行提。嚴究前項惡跡。盡法處治。庶幾禮制明而兇奸斂戢。法紀飭而良善安生。其有裨于輦轂風化者。匪淺尠矣。臣愚幸甚。地方幸甚。

糾儀疏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鄭銳謹題爲糾儀事。本月十七日早。恭遇皇上萬壽聖節。該臣等於丹墀侍班糾儀。行禮已畢。鳴鞭後。突有一男子。頭帶儒巾。身穿青員領。手持黃夾板一副。跪在丹墀。高聲稱上萬歲太平策。當有錦衣衛官校執之。臣等詢問。自稱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儒士韓萬年。臣等切惟萬壽大禮。殿廷禁地。止該監生人等隨班行禮。韓萬年卽係遠方儒士。亦不當混入班行。臣等審問。所稱儒士。原未經考納。明係棍徒。詐冒衣巾。擅入宮殿門。已爲法所不貸。況所稱萬歲太平策。果有愛君祝壽之誠。亦當遵制投入通政司轉進。豈可於大庭行禮之後。而突出高聲。混亂朝儀。若此。臣等參照得方今聖明之時。法紀清明。上下官民。恪守惟謹。惟是遠方異端棍徒。鼓譟虛談。惑亂正論。今乃敢越赴京師。擅入禁門。姿肆無稽之言。希聳天聽。此而不究。恐干紀效。尤漸不可長。伏乞皇上勅下法司。嚴加究治。庶法紀可清。而朝儀益肅矣。

公與吳中行同出張江陵門下。江陵之奉旨奪情也。公先有植綱常一疏。其所以周旋於君父師生之際者。婉而能深。使當日果出於此。則中行等之搏擊自姿者。可以不發。而江陵亦可免於後禍矣。

而奈何其不見聽也。惜明史既逸其事。而邑志亦僅同其兄附父懿行傳中。今讀諸疏。則公之不避
權貴。其風采發越者。可以想見。而植綱常一疏。尤卓卓千古云。嘉慶五年三月廿三日。後學趙紹祖
識。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horse and rider at the top and stylized clouds throughout. The horse and rider are in the upper center, facing left. The border is composed of intricate, swirling patterns that resemble clouds or stylized waves,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敬修堂釣業

撰人入不詳

敬脩堂鈞業

本館據仰視千七百二十
九鶴齋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自余

此苦口也。自乙酉九月。至明年五月。約三十餘上。淪廢過半。僅存十五。在當日以爲空言。在此日以爲謔語。不知千載後。當作一古話否。口舌應亦有運在處。□□□□。而胡爲乎非時之鳴。前此更有血書五六百字。以檄江上諸公。蓋不中聽。爲魯監國攜海汨去。田氏橫可式臨之。

敬脩堂釣業

第一篇

臣惟艱難者所以啓聖。憂危者所以致治。昊天不弔。降此鞠誥。九廟諸陵。慘於風雨。凡爲高皇帝之子孫。臣庶。誰不奔走悲號。願從地下。古無成旅。尙欲孤創奮興。復光絕業。況今天下保有十三。追悼舊德者。所在而起。錢江一帶。義旗高舉。屹不可動。主上以神明之貽。天日之表。謙恭慈惠。播遷之餘。俯從推戴。監國以來。善政日出。彬彬郁郁。漢官威儀。從此日大。旣以留未去之人心。因之鼓方張之戰氣。夫此千百爲羣。竿木睨□。至於肝腦塗地。日試鋒鏑。而不退避者。此其人皆吾二祖列宗所式靈。初無所求於主上。亦非要結以爲勸也。而主上幸而得此。則所以剔遠不道。昭我初服者。豈有他求哉。臣惟古之中興有二。迹勢旣分。取效遲速不倫。奮業者必審吾所處何等。而經綸出。而功德歸。不然者。指向疑闕。所務非所急。拘澄平之具。徒貽累歲月。勿尙也。當夫規模式張。德澤未艾。猝然內變。而外患乘之。主術不光。神器失守。幸老成未謝。宿將猶存。宗室之賢者。奮起嗣服。次第誅芟。罪人斯服。宛然故物。炳炳麟麟。蓋功在整頓。收拾之間。非有所大創爲也。若夫故事所沿。積有害累。怙平貪飽。畏見兵革。天下大勢。痿痺不可舉。兼以奢淫日長。物力愈詘。病在風俗。禍生氣運。崩解之見。不以時日。完者在敵。我無所恃。但以祖宗之身。義不可已。高深不足以爲險。士馬不足以爲鬪。芻糗不足以爲備。子然振拔。欲以挽扶帝命。噓留人心。式我九有。復見

太平豈不難之又難。蓋英武與開創等。而破除體例尤貴神斷。更未易言也。開創之主。義不返顧。天之與否。未敢必。而無不迅起疾赴。身冒矢石。備嘗荼苦。與其同事。故有布衣昆弟之心。略去形迹。不修文飾。而太阿在手。賞罰斷斷。不蓋不乘。財物婦女。皆所不取。作法龐古。事事近質。甯不識字。不嫻禮。而尙功播德。收人心以基天命。所爲且暮。不能去諸懷者。中興之主。固不難仗此英武。以比於初造。而臣民之心。執膠虛體。緣依故例。牢不可拔。夫衣冠講讀。高居深拱。豈不威神。而內外虛冒爲功。乞請自便。養恬長傲。美聽悅觀。猶之先代。是所以失之者。乃不復更改。欲復藉是得之。亘古以來。未之有也。主上勿以此座易與。夫開創不成。一身之故耳。中興不成。二百七十九年之神靈所鑒視。臣一念及皮骨爲驚。用不敢隨衆過爲阿諛。進此痛哭。惟俯察而進擇之。

第二篇

日者進取浙西有命。所云攻其所不備。亦攻其所必救。萬全之策也。浙西士民。且持空拳行助一搏。迺奉旨著總兵張名振以舟師向尖山。二十日於茲矣。奉傳著科臣祁熊佳監名振兵速渡。又十日於茲矣。天下事爭緩急而難易因之。爭難易而存亡係之。在此日也。前無有知海甯事者。十日之內。輒印綬補缺。失事機者一矣。前海甯額糧九萬有奇。吾可就食。十日之內。印綬者刻期徵取。失事機者二矣。前果疾渡。可先守而後戰。十日之內。彼已入據。而我徒恃戰處勞。失事機者三矣。前下邑或有未薙髮者。偵探機情。便十日之內。已盡薙辮。失事機者四矣。前浙西遁匿官兵。曾戰□習□易□。故死不就□。可呼入伍。十日之

內無所遁逃。失事機者五矣。所謂愈緩則愈難，愈難而危亡立至。□乃陽當堅而暗分兵東下，天下事尚忍言哉。而名振反盡，撤所部兵還寧波，勢必有他向。且有作奸，百呼有不應矣。不如下于各路新至之師，選鋒五千，旦晚即發，尚可爲郡邑。雖陷沒，而人心未去。刻望王師，則一便。浙西奮義者，尙出沒湖泖之間，專待策應，則一便。嘉湖所屬，具少真□寔寔寡備，以中國戰中國，不必矚其名，則一便。豪傑之士，髮去而心死國，一呼編戶可起，則一便。日來諸兵雲集，乘此勝勢，不令坐鈍，所向自力，則一便。兵多勢必難保，久且散，不如速進，因糧於所陷之地，則一便。今擁戰卒者，未悉浙西地理，畏不前，浙西五郡知兵之士，走越中者，不下數百人，咸願荷戟前導，則一便。夫雖多失事機，而尙有此七便，則非嘗試之說矣。驟得一邑，次第疾下，武林不戰自解，不然，杭□分心，廣爲備，吾不得志，然則得志者，在江上之戰矣。蓋西征之著，勝敗皆有益也。若復忽忽，五日之內，不見進兵，則可危者，萬萬必有。臣家旣已陷□，僅此句踐故區，稍留清醒，而君子不競，至於一跌，主上爲大明之身，不止魯國分封故事而已。祈即日勅行。

第三篇

臣之前疏，謂勢斷難姑待，懇另以兵行，誓不欲借題得官也。而輒荷特顧，命以監軍之銜，念自少年飢寒，長而辛苦教授生徒，積勞所致，每患胃病，不任驅策，然不敢以疾辭也。臣辭，則誰敢以一矢加浙西城下者，而又未蒙另調何兵，臣乃自詣鄭定□借兵一千，行且襲渡，第恐事機間於毫髮，而督遣不一，奏報遼闊，必誤日期，乞假臣便宜行事，得盡專制浙諸軍，至設間行探，已發數十人往，其賞犒鼓舞之費，苦無所

辦念臣遁越時。不忍明言傷老母之意。但提一囊貯生平著述。他無一錢。而欲以空言賞人。誰樂爲用。伏懇主上俯念用兵以來。唯此爲下手第一著。立取內帑五百金賜臣。任臣給發。與印勅並下。以便應期。肅征。國家從來誤於緩急二字。著著妙算。著著錯過。臣欲力除此病。先從此局始。幸與呵護力行之。

第四篇

前廿一日所遣偵子李志祥等。已往彼中安置內應。具報各縣情形如狀。臣家有馬。□來亦來收充邊外之產百人。至老母驚投水。幸負絮不沈。臣念父棺未葬。家屬咸在。族閭聚處。墳墓相接。或恐此未渡江。彼先屠伐。幸改臣姓。從母氏沈。稍示疑惑。又前疏所懇給與生員宋恪等官銜。未荷慨與。夫優以虛名。而使深入危地。猶之勸人死。而曰贈以美官。此尙矜惜。而欲令其枵腹以從事也。卽周公孔子難之。而況今之人乎。今不敢望五百也。卽以三百。譬如令臣親偵。□行渡海。亦必與以道里費數金。主上不能使臣。猶臣之不能使健士也。伏惟裁照。

第五篇

臣得一人可與共爲攻。得一人可與共爲守。臣恭候費給。且待舟楫。踰期未行。夫攻間之著。以爲迂。則已。以爲切。則當出全副精神注之。朝廷不甚加意。而欲求闖外之功。難矣。江上所糜巨萬。此數百金而難之。臣卽智勇百倍古人。安得以飢渴勸人。審浙西近狀。斷宜智取。不可力得。中書張資孫。奇才也。臣素服其經濟。未獲謀晤。頃□坐論。儘多應變之能。且弄槩如綫。百射不能及也。臣同籍董期生。留心治亂。積有年。

載。做古寓農法。便鄉自爲勇。試團練已驗也。生員諸來聘。淹該古義。才算敏贍。無所不可。試艱繁有綏靖之功。此三臣者。臣左右手也。請得與偕行。賁孫參帷幄。期生練兵。來聘理餉。必有以不負臣舉。幸勅下共西征之役。更懇立督鎮。臣孔忠誠之師。王朝先之師。張鵬翼之師。趙天祥之師。次第至。臣爲之先。而諸軍爲後。庶不至以臣嘗試。以浙西嘗試。以皇明二字嘗試也。事關大計。不勝眷眷。

第六篇

臣奉命監軍西征。而前此奉命監軍西征者。故不喜臣言西征事。臣以朝廷所策遣大將皆不果行。不得已刺血作書。告江上守臣。刑部郎中錢肅樂。感臣意。爲涕下。願率義兵二千人來共事。且招沈馮二義師。已有成算。而不喜臣言西征者。揚言臣欲以兵遮取家屬。過越東。夫以兵所以危家屬也。不以兵。或可竊渡。無失算。至是者。臣不與辨。乃錢與沈馮竟以不喜者力。不果。則止有鄭師千人。汪秉珪二百人。又錦衣朱壽宜。破產飯師。防江最早。許以五百人從。臣聽調度。此月十四日。遣中軍高允超移冊就點名已。而誠十五日歸給餉。十六日復至。汛受計往。時戒備矣。潛諸邑爲內應者。皆守是期。勿敢忘。則先自寧邑始。忽壽宜故將趙凌雲。以五百人夜潰去。十六日。朱師獨不至。於是鄭汪二師亦皆疑徘徊不欲進。失期會。甚可惜也。凌雲狡鷲。不任使。先是嘗領五百人。聞欲西渡。叛壽宜。令不肯行。壽宜黜之。銜忿去。從胡學海。意誘此師不真西渡。然後快。是故夜乘允超歸就餉。縛之。獻學海。而五百人率從胡。臣念事已六七。而疑沮者不可強。甚矣借兵之不爲吾用也。計部署策算將一月。一旦壞凌雲手。凌雲之肉。不足食也。伏乞主上

立置凌雲於法。以警逆師。責學海還壽宜兵及舟仗等物。圖再舉。臣札巖門以待命。

第七篇

臣屯巖門。收巖門百姓爲耳目。探□出沒。則鄭定□借師猶在也。小甯距海寧三十里。前者十六之期。不果渡。□覺有內間者。於是益兵守。嘗以馬騎聘老鹽倉。天開河。喬司之間。以作氣勢。廿五日。臣遣總兵顧石。率三百人。襲老鹽倉之營。□不備。夜驚。銃礮擊死三十餘。□活擒二。□并揭其□示來。臣非有發縱之力。出義興方略也。伏懇優與紀錄。臣思斬馘之細。不足爲功。待命於此。專候諸師。而叛將趙凌雲尙未伏辜。所潰師尙未遣還。廢誤事莫此爲甚。伏惟主上乾斷而行之。念軍務冗沓。不工副草。幸與優異。得徑達文書房。微臣幸甚。

第八篇

臣前借兵。鮮受約束。總不爲用。臣乃使人行謀設間。專待策應。而召募得二百餘人。如王鳳、朱之彪、韓萬象等。皆魁勇敢戰。一往無悔。誓不與□俱生者。臣又日與講論兵法。呵其疾痛。激其忠義。誠可以爲先驅。而苦奉命諸師。斷斷不進。主上重以丁寧。不啻數十矣。何食祿而不赴難。臣知其意有不切。而氣有所不。敢夫諸臣擁兵。咸得稱將軍。懸黃金印。呵道自爲雄。亦何所不足。而必力於原。以試不測。所爲意不切也。諸臣皆不產浙西。彼中情勢不諳。又昧於兵法。與農市等。偵探二字。向不任遣。凡事不深習其故。則疑而畏之。且可以矯命推托。非推托。則何故不出。此所謂氣有所不敢也。嗟乎。此日之餉。不但民間肌髓。國家

之命脈。與之延促。而但坐令糜耗。果能久畫江也。臣計則迂。否則以分飽抗志請纓者。或尙有可幸成也。臣家浙西。機情熟。又素以恩結人。故無不樂爲用。附近府縣。敵之虛實。燎如指掌。又臣少年談兵。以至於今。用兵虛實。得其大分。嘗能以信義感激寮屬。使弱者皆勇。則何不幸與臣以專制之師。臣察得新至之師。其將未大者。如尹自鵬千人。李唐禧七百人。嶧縣生員尹燦貢生喻恭復五百人。又新安王撥歸熊督臣千人。此皆非江上諸鎮額兵。而將皆勇於功名。遣令受臣節制。必有大用。且此三千餘人。究不能空腹坐逍遙也。與以半月之糧。限日渡江。得地會食。則既不分兵於諸鎮之手。而取資糗糧。萬不及方命西征者。虛糜之多。一月之內。不見成功。臣願立受褫斥。以警諸臣之觀望不前者。

第九篇

臣奉命監軍。乞師不得。又以奸弁潰軍。致失機會。疏請新兵。聽臣專制。尙在部議。臣心憂結。鬚髮俱禿。臣惟戰浙西者。必浙西之人。內應外合。無不成功。臣鄉瀕海。素有不奉官票。私行鹽販者。此其人皆剛狠欲逞。太平之日。嘗逆官府。捕巡無如何。則又僞爲巡鹽之牌。以官而行私。亦有頭領。聽其指揮。間爲不靖。而地方不敢問。蓋道里熟。與口恆相遇。不震其名。又習水戰。郡邑旣陷。凡此不甘就口。多登販舟。卽世族貴冑。往往然矣。且自以爲忠義。號令齊一。竟若師旅。臣已遣臣至戚生員孫旦。復薙髮潛往招來。且與太湖義旅呼應。續又遣參將王鳳一再聯絡。如海寧衛世襲指揮滿。惟誠原任參將。棄職潛販。湯瑞麟原任都司。今棄職潛生員胡士燦家。姚欽明又起義。董延貞曾殺口弁。歐陽杰結衆潛行水澤。又義士凌應章。玉

志麟、周紹賢、錢元、陸瀾等，各有販舟，共五六百號，每舟約十人，則五千餘人矣。皆願聽臣調度，爲中興良佐。在內接應，伏乞優獎，皆與職銜，使整集器械，廣致銃礮。凡鄉集使氣任俠之輩，咸呼下舟。此輩單涼，一旦有榮秩，快其所欲，逞而又美，以義名，知踴躍任事，較浙東官兵，無不一當百者。然非臣使，必不爲用。臣少結客，輕財貨，嘗提人患難，頗聞鄉里，故相信不疑。但彼父母妻子，與其屋廬墳墓，皆在□朝發而夕不勝，則惴惴不保，故必以浙東官兵先之，又使彼有尊官兵之名，而易部署，就吾使。然則官兵千人足矣。臣呼號數月，究竟商量，若失此機，真正可惜。萬乞立勅一師，付臣疾行，勢必電摧禾吳，無堅不破，光復舊都。在此一舉，若又疑惑，臣何苦捐棄家貲，以戚黨族屬試之不測之地，爲不返顧之計也。誠審之熟，而料之明切，萬萬不爽者矣。事在呼吸，不能姑待。

第十篇

臣惟今日西征二字爲絕佳題目，借以陞官挂印者，纍纍一足矣。而責其速進，不曰請餉，則曰待舟。自舊歲九月至今，已五閱月矣，而必無持一戟先登者。然此日時勢，更與歲前不同。自十二月廿四之後，我兵一挫，□驕益逞，乃諸鎮養尊，將心萬不足恃，而私鬪者互見，無所爲兵律也。米價騰沸，過常數倍，財竭則內必變，民情已洶洶可慮。又外逼日至，叔父寡兄，同室之愛，我無一恃，知不可以旦夕矣。而舉朝泄泄，猶然飾太平之容，豈以示□鎮靜，如謝安之於秦乎。臣未能爲之解也。臣數月以來，招置內應，臣兄□往來傳諭，云朝廷榮擢且至，欽劄下，而迄今未經實付，則以爲紿之人，誰信我。夫事窮則當變計，勢促宜有

急圖於今日。尚以浙西爲不足留意。則請先削臣監軍之銜。并收西征勅印。各官解散。可以省官。可以減餉。可以息擾。亦有數善。若以萬不宜緩。則奈何。奉行累月。猶在築舍。機去勢散。不可復得。天下美善之數。不肯遲遲以待人也。是宜已。其不欲進者。而鼓其欲進者。奪其不能進者。而加於能進者。一以示罪。一以勵功。夫賞罰不由我。而豈能有濟于封疆之故哉。但古人用將。必須敵所知名。而將所用兵。必須素所熟習。渡江之後。日處危地。危則計出。不則一蹶不可收拾。非如江上之戰。進則賭敵。退則安枕。工作捷書。好爲塗飾而已。游擊朱之彪者。故叛許多副將。以國故幸脫者也。爲人刻鷲有膽。百萬不懼。嘗以兵依定。鄭遵謙。謙以其素縛之。欲盡於法。臣以其才可惜。使過勝於使功。尙或恩誼可結。爲脫之。任以事。今彼往收舊部兵丁。蓋熟用聽使令也。乞加以副將軍之銜。使得行其躍治。而臣從中節制之。料不卽爲患。但慮成功之後。或煩聖意處分也。治奇病者以毒藥。此用飢鷹之時耳。臣苦措辦。已付行糧三百金。東義至澗口。道里須五六日。知甚不足。萬不忍半塗棄之。伏乞立發千人半月之餉。以便師行。事係危切。言不擇詞。統惟睿宥。

第十一篇

殉兩都諸公。已蒙贈加。炳不可朽矣。□至武林。都有幽節。不勝收拾。臣居浙西。能詳言浙西。臣同籍舉人。祝淵。天性慈惠。至孝。友愛諸弟。卽喪。尪瘠。幾不起。推多就寡。處貧泰然。顧視端好。不苟坐立。衣冠古道。凡有益於鄉者。無不爲之。嘗慕原任都察院。今蒙優恤。劉宗周之學術。而未得爲其徒。壬午。宗周以直不容。

淵冒不測。抗疏救。至蒙杖處。幾死。初未嘗一面也。甲申之變。布被糞食。對人輒號慟。勸勤王。會南都嗣服。迺止。乙酉。揚州陷。愴然謂臣曰。□即渡江奈何。淵生有日矣。南都潰。輒往往絕食。家人力勸。稍進。逮杭。□下令限日責朝。淵輒行大號。噴血滿地。旣暈復甦。曰。吾獨不得安母地下。作絕命詞一章。閏六月之五日。葬母歸。時已羸甚。幾斃。復絕食盡。遺有死忠死孝尋常事之句。令其子毋讀書。毋彰吾輕生狀。又舉人陸蓋誼。好學篤行。聞東越起義。渡江觀之。見江上諸師徒粉飾。無恢復之志。依定西將軍張名振。名振方奉征西之命。逡巡不果。悲憤甚。歸故廬。吾有死耳。此不足恃也。浹旬不進飲食。邇者日至。負榻一號不起。海鹽縣生員曹鳳鳴。爲人質厚。不習世故。居山中。殊無異人。人亦鮮知之者。□即澈浦所鄉之人。曰。□令削髮。子猶未知法。若何自全。鳳鳴曰。即死耳。鄉人固勉勿死。繼時時說死字。諸以爲言之輕。此戲也。須臾。檀山松樹東枝有綠自盡者。衆即視之。戲爲死語。曹鳳鳴也。臣門人生員沈陵。初不識字。工謳吟。年十五。見臣與四方從遊者日講貫。曰。吾亦欲爲制義。頃刻成一篇示臣。則雜歌詞其半。頗有理趣。臣告之曰。獨不得入此等語。迺折節讀書。博洽有文名。生質孱。□至謀奮義。臣笑曰。汝弱。不任荷戈。毅然答曰。吾此中強也。走道臣荆本澈奉命一較。截郭店一路。勢不敵。義兵咸走。而陵獨殿不肯退。遂爲所殺。此三節者。臣鄉目擊。與傳聞不同。臣方廣採節義等事。以存野乘。而逢主上發幽錄。義敢不以聞。伏乞分別褒卹。以慰泉下。又生員董仁。與祝淵同學。志行相得。淵死。負屍而哭。曰。即以淵故株連。勿避也。生平抗直。不阿不曲。嘗以一言扶植人。時衆義起。與淵等破家合以援海寧。今高臥深山不肯出。臣謂如此臣者。即不錄其舉義。

其恬淡之操。足以風勵。幸加部銜。使得展其所學。於中興鴻業。不無小補。此非臣私舉也。爲國家勵氣節。長功名。惟俯賜鑒照。

第十三篇

臣惟造國者貴審勢。今日之勢。戰勢非守勢也。勢無可守。故必戰。而戰浙西。所以戰江上。蓋羣然以此著爲當急務矣。而行之必有所先。昨者痛哭而陳。蒙主上動色獎諭。慘及左右。下臣疏戶兵二部速覆。乃臣待命又十餘日。未經部覆。臣惟整師大進。不可無臣。卽偏師密渡。愈不可無臣。何則。熟道里。悉人情。精偵探。投內應。布間諜。知兵敢戰。願爲諸軍之倡者。惟臣獨也。臣師一進。□分力以禦我。則武林單。□不分力以禦我。則蘇嘉絕。而臣所請餉二千金。乃必無所措。則是信臣者未至。而以向道內應等事爲無所藉。臣果若是。則征西之著。亦可以不亟亟也。臣知處餉甚難。然早進征西將士一兩日。便足以應臣所請。濡遲累月。動以數萬計。究竟兵饑而難濟。是苦易而好難也。一旦內應不成。□嚴江上。而吾越米價騰涌。自相殘賊。大勢一去。□且坐而收之。此時欲令臣往。臣亦計窮。天下事尙忍言哉。臣領額兵二百人。向未叨主上一粟。今蒙合派計一歲合四千金。臣今僅取其半。是費二千兩。省二千兩。臣未嘗有取餉之名。并未嘗有取餉之實矣。乞立勅上虞折差之中。扣給前數。勒限臣渡江之日。若復逡巡。急正臣罪。以警諸師。所不辭矣。

第十三篇

臣請餉二千金。實先領六百金。立製拒馬車五十乘。竹銃五十門。伏弩二百件。燈籠、絆索、火藥、鉛彈、刀牌之類。現可察驗。約共費去三百餘金。而暨陽之師。不日卽至。應發不敷。又奉命調度劉繼武五百人。向不請糧。欲就臣食。合力西征。臣何所辭。伏懇再勅戶部。必與全給。令城外點名交發。庶無冒餉之虞。亦無曠日之慮。又有懇者。西渡之後。凡守望呼應。備理船隻。整頓器械。催督聲援。必有一重臣主之。坐鎮海上。一路照應。庶於進取有功。原任浙江道監察御史任孔當。向守濟寧。斬□□。用兵素著。今以艱請。天語慰留。著令墨綬從戎。堪任此職。旣便應援。兼理餉事。使之處處內鞏。路路遙應。臣等乃可以一意鼓行。無迴顧之患。則恢復拭目俟之矣。

第十四篇

臣爲西征一著。刺血披淚。數月於茲。百貨千求。措餉召募。所遣朱之彪。畢竟狼子。逗遛暨陽。部衆自雄。不思赴汎。殊非臣所薦引。與朝廷倚任之意。則臣罪當議也。臣之錯舉。罪亦不辭。而副總兵王國仕。則獨如臣令。以三百人來。據報的於本月十二日。誓師赴汎。若夫餉數不給。而奉督行之旨。則是閉門而求其出也。夫同受征西之命。彼有糜數縣之糧。而誤半年之期者。往往不可問。果以督臣者。并督諸臣。臣願戴罪立功。身當斧鑕。不惜也。臣念母在□。臣心在國。倡義西征。獨先聯絡內應。有據如臣者。豈有所畏而不前哉。但兵到之日。前數百金。已飽原部。則何所恃以無餓。萬懇垂憐。并給原數。事已六七。所爭不遠。不勝倦倦。

第十五篇

竊惟內應之設。臣自去年十月以來。破家聯絡。人舟俱集。激發最遠。初有浙西內應之疏。再有機間既設之疏。所懇給與空勅。并實授欽劄。以示鼓舞。兩蒙諭旨。而逡巡擔閣。歷今兩月。尙未舉行。夫用精神者。養之而後出。用氣力者。疾速不停。迺克大見。今蠟丸之書一再至。手蹟具在也。文臣如某某等。武臣如某某等。行師在即。伏乞遵旨施行。文則監紀通判推官等銜。武則就部劄概與實授。臣言歷今字字立驗。並無誣罔。祈刻日下部催行。便臣密遣傳諭。然後官兵到日。處處響應。無任激切。